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五十九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十二

涇胡承琪墨莊著

陳

宛邱

序云宛邱刺幽公也正義曰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卽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承琪案序刺幽公而傳以經文字字斥大夫後儒因疑毛公不見詩序然詩中就事指陳而序則推求原本者往往有之如此及東門之粉皆言士大夫之淫荒而實幽公風化之所行正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未可謂傳與序異集傳以子爲泛指游蕩之人

則擊鼓舞羽至于無冬無夏似非閭巷細民之所爲且爾雅陳有宛邱水經注宛邱在陳城南道東括地志以宛邱縣在陳城中卽古陳國考說文云陳宛邱也舜後媯滿之所封則宛邱爲陳國都可知劉氏克詩說曰名詩以陳所都之地爲言則係於其國非僅一方之風土所可言序以爲刺幽公者非無自矣

子之湯兮傳湯蕩也惠氏古義曰湯本古蕩字王逸引此詩正作蕩古文論語君子坦蕩蕩鄭注魯論作坦湯湯是古皆以湯爲蕩或音他郎反者非承琪案莊子天地篇數如泆湯釋文引司馬本作佚蕩其實放蕩之蕩依字當作惕說文惕放也又惕放也華嚴經音義則以懔爲惕古文方言媯惕游也江沅之間謂戲爲媯或謂之惕經典多通作蕩古文或又借湯字爲之此

傳正謂經借湯爲蕩初非以蕩訓湯呂記云湯雖訓蕩與徑斥爲淫蕩者辭氣緩急不同誤矣

宛邱之上兮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正義曰釋邱云宛中宛邱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矣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峻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臧玉林經義雜記曰爾雅釋文宛施於阮反孫云謂中央汙也郭於粉反謂蘊聚隆高也下同元和郡縣志載爾雅舊注四方高中央下曰宛與毛傳同施博士於阮反讀爲宛義與李孫合郭氏於粉反讀爲苑音蘊與毛傳李孫皆乖異矣邢疏云郭氏以

爲中央高者以其四方高中央下卽是上文水潦所止泥邱又下云邱上有邱爲宛邱作者嫌人不了故重曉之旣言邱上有邱非中央隆高而何此郭氏所以不從先儒也案水潦所止之邱但頂上汗下耳非四方高中央下也下云邱上有邱爲宛邱謂有上下兩邱上一邱中央宛下耳亦非言中央高也釋名云中央下曰宛邱有邱宛宛如偃器也涇上有一泉水亦是也亦用舊說

廣雅釋言  
偃仰也

承珙案臧說是也邵氏爾雅正義又引釋山

宛中隆以證宛中當爲中央隆峻考漢晉春秋云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凡地必四方高阻中央窳下始可謂之中如椘中涂中若中央隆峻何以謂之隆中乎又爾雅邱背有邱爲負邱郭氏謂與宛中宛邱同不知邱背有邱者謂邱後別有一邱

如背負然非中央隆峻之謂至釋名中央宛宛如偃器者正形容中央下貌其又云涇上有一泉水者涇或爲涇字之誤說文涇絕坎亦謂中有坎窞也邵氏謂釋名與郭義同亦誤

坎其擊鼓傳坎坎擊鼓聲何氏古義曰坎通作鞞說文鞞舞也如舊說以坎爲擊鼓聲然則後章坎其擊缶又將爲擊缶聲乎

按舞必應節擊鼓所以爲舞節故曰鞞其擊鼓後章放此承琪

案說文訓鞞爲舞引詩鞞鞞舞我

段注據韻會引說文仍作鼓我又上部引詩樽樽舞我則

此處自應同今詩作鼓爲是

此或用三家詩與毛異毛於伐木坎坎鼓我無

傳自應與陳風同訓坎是擊鼓聲故傳以重文形容之下章缶爲瓦器凡革木瓦石聲多相近故魏風傳又云坎坎伐檀聲此又豈得以坎爲舞邪

值其鷺羽傳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末章值其鷺翮傳翮  
翳也是傳意以鷺羽卽下鷺翮故箋申之云翳舞者所持以指  
麾承琪案說文羽部云翬樂舞以羽擺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  
此與鄭司農注周禮樂師云翬舞者以羽冒覆頭上義同說文  
又云翳翳也所以舞也此皆謂執羽而舞翳者舞者所以自蔽  
之義古者舞人用翟故簡兮右手秉翟此用鷺羽者周禮舞師  
教羽舞鄭注羽析白羽爲之豈卽鷺羽歟爾雅纛翳也當本作

翮翳也毛傳所引蓋古本不誤

說見王風

鄭注周禮引匠人執翮雜

記作執羽葆故郭注爾雅云翮今之羽葆幢此殆帥舞者所持  
以指麾之具或謂翳爲舞者之蔽翮爲舞者之導然大要皆舞  
時所用故傳以翳翮爲一而王風箋云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

與此箋正互見其義竝非兩歧傳訓值爲持說文值持也卽同

毛訓

今說文作值措也段注云措者置也非其義依韻會所據正之韻會雖譌爲待然轉刻之失耳

顏注漢書

以值爲立蓋疑值爲植之借字李解引王安石說訓值爲遭遇謂是百姓厭苦之言然王風明云執翽自以訓持爲正不必更求別解也

### 東門之枌

序云東門之枌疾亂也許氏詩深曰前篇刺邦君此篇則疾卿士子仲之子是也亂者男女無別則末章所陳是也序之以疾書者二萋楚疾恣讀之悽婉而知其音之哀以思此篇疾亂讀之切直而知其音之怨以怒然則政乖民困之故可想矣

嚴緝云後序附益講師之說時有失詩之意者一斷之以經可

也首序之傳源流甚遠方作詩時非國史題其事于篇端雖孔子無由知之或欲竝首序去之不可也古說相傳猶不之信千載下一一以胷臆決之難矣桑中溱洧之詩或謂淫者自言其如此此詩亦為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蓋不用首序刺奔刺亂疾亂之說耳如此則凡刺詩之作皆淫人動於淫思發為淫辭非止乎禮義者矣聖人何取淫人之言著之為經而使天下後世諷誦之邪故凡刺詩皆作者刺淫非淫者自作也味此詩不續其麻正是誚責之辭非相樂之辭首序未易盡去也承

琪案嚴氏此條專指集傳蓋集傳以末章視爾遺我今毛詩各本作貽我握椒據箋當作遺似兩相親愛之語故以為男女自賦其事不知所云

爾我者正由會聚之時而二人自通情好不以為恥詩人疾其



如此故卽其言而爾我之以爲刺非必全詩皆男女之自述也  
讀詩質疑曰此詩毛鄭之說俱得歐陽氏駁毛鄭以子仲之子  
莫可知其爲男女南方之原爲國南原野非陳大夫原氏朱子  
因之故集傳云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蓋其意不欲以南方  
之原從毛鄭作原氏之女而次章不績其麻絕無所承故不得  
不以子仲之子爲女但兩章皆言女而未章視爾如敫貽我握  
椒又爲男女相說則於上下文之脈絡亦未見其爲妥帖也又  
首章婆婆其下次章市也婆婆皆指女言語亦煩贅又首章言  
東門之枌次章言南方之原旣往東門復往南方之原於理不  
順又上言南方之原下復言市也婆婆原是郊原市乃市井一  
在國門之外一在國門之內旣期會於南方之原又婆婆於國

中之市揆之情事俱未爲合案首章之婆婆子仲之男也次章之婆婆原氏之女也末章越以馮邁乃道其男女之相說贈物以結好則三章文意俱明曉通達而無措亂複疊之病矣集傳又云此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亦未必然玩子仲之字明是他人之言不續其麻直是刺其廢業未有男女賦詩相樂而自言不續其麻者也承琪案嚴氏此條一準經文以申毛鄭其說甚確

何氏古義曰王符潛夫論

案此見浮侈篇

云詩刺不續其麻女也婆婆

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云云此詩所言婆婆正巫覡之事未有良家子女而羣然歌舞于市中者況不續其麻二句潛夫之解更自明晰乎

承琪案自匡衡有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之語班固地理志亦云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引陳風坎其擊鼓東門之枌二詩爲證鄭譜因之此皆推本之論蓋上有好之漸漬國俗酣歌恆舞成爲巫風耳然必以此二詩卽爲巫祝事鬼之作且以子仲爲男巫原氏爲女覲則又因事附會經無明文未可據信

子仲之子南方之原傳皆以爲陳大夫氏箋則申之以爲之子是男原氏是女正義引莊二十七年左傳季友如陳葬原仲爲陳大夫姓原之證路史注云子仲氏陳宣公子卽詩子仲之子馮氏名物疏云此詩作於幽公時在宣公前此說非是承琪案新唐書世系表胡公滿後有仲牛甫仲爾金甫子仲氏豈卽其

後歟總之傳箋於此類必有憑依斷非嚮壁虛造范氏補傳曰舉二氏之男女則下此者可知古人姓氏幸而畱於經者不得而廢如邱中有麻之畱氏桑中之姜氏弋氏庸氏皆其類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傳穀善也箋云旦明于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釋文旦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擇也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改字宜從鄭讀承琪案韓詩作嗟或古字差通作嗟非必卽爲嗟義王肅直以且爲苟且差音吁嗟則經文穀且于嗟殊不成語徐邈讀且爲士曰旣且之且讀差爲七何反疑卽以爲屢舞傴傴之傴然於文義亦殊費解自不如箋訓且明差擇爲是但箋以擇爲相擇正義云

發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是也後儒誤以爲擇日黃氏日鈔云  
果擇吉日當曰差于穀旦不當曰穀旦于差差之言觀也與下  
章穀旦于逝詞意一同約以良辰而往游觀也承珙又案差之  
言觀古無此訓箋以差爲相擇本謂擇人竝非擇日不煩改訓  
正義云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也承珙  
案此似非箋義原氏之女居在南方何以見其必爲一國最上  
之處邶風在前上處箋云在前列上頭也疏以爲在舞位之前  
行而處上頭竊意此箋上處亦是謂舞列之上頭蓋以南方原  
氏之女容美藝嫻可以居舞列之上頭耳陳氏稽古編云陰晴  
未可預期豈容人擇箋謂擇善地而游下文南方原氏女家是  
也承珙又案箋謂擇人亦非擇地此說亦未合

集傳於南方之原下云無韻未詳顧氏詩本音亦不入韻孔氏  
詩聲類曰戈韻爲寒原之陰聲二部每互相轉詩皇矣度其鮮  
原與上阿池韻生民時維姜嫄與下何韻與此原字與麻娑韻  
同他如左傳般民繁氏之繁步何反漢沛鄆縣之鄆才何反說  
文引嘽嘽駱馬字作疹周官注曰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  
誤也漢書音義如涓曰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其餘偏旁尤多  
出入若嬰从般裸从果驛鼃从單皤皤从番之類承琪案王氏  
詩總聞云原今人猶呼御靴切未嘗不叶也蓋已見及於此但  
僅據方音未能旁引曲證今更考得鄔風嗟兮嗟兮釋文七我反亦  
與下展絆顏媛爲韻史記曲沃桓叔子鱣索隱音善又音陀高  
祖功臣侯表鄆侯蘇林鄆音多說文藿讀若和水經注云蠻麻

聲相近司馬相如子虛賦馬融廣成頌竝以鼃與鼃韻此皆元  
桓與戈歌通轉之證也

穀旦于逝越以𩇛邁傳逝往𩇛數邁行也正義曰𩇛謂麻縷每  
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𩇛爲數王肅云𩇛數績麻之縷也承琪  
案布八十縷爲縵王肅之意謂傳以𩇛爲縵之假借耳然上文  
旣云不績其麻矣何又以麻總而行竊疑毛意訓𩇛爲數蓋讀  
爲數𦉳之數幽風九罭傳𦉳𦉳小雅魚麗傳作數𦉳知縵有數  
義數者促數爲攢湊總會之意故商頌𩇛假傳又云𩇛總中庸  
作奏假奏猶湊也會聚之義然則此傳𩇛數邁行者本謂男女  
促數會聚而行鄭以數義難明故以總訓申之非與毛異玉篇  
𦉳數也詩曰越以𦉳邁此或據三家詩从彳作𦉳必非麻縷可

知其字雖與毛異義亦當同耳

視爾如葍傳葍芘芣也爾雅葍蚍蚍郭注今荆葵也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承瑛案廣雅陸疏皆以葍爲荆葵爲郭所本惟崔豹古今注以芘芣一名戎葵一名荆葵一曰蜀葵然爾雅本有肩戎葵郭云今蜀葵也自是別草與芘芣異崔氏混荆葵蜀葵爲一羅願爾雅翼駁之極是羅氏又云葍荆葵蓋戎葵之類比戎葵葉小故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也華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紋縷之一名錦葵大抵似蘆葍華故陸氏云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亦其文采相錯故陳風男子悅女比之曰視爾如葍言如戎葵之華小而可愛也此說近之馮氏名物疏引濮氏說以爲紫荆毛詩明辨錄又以爲



蕎麥皆無稽不足信

衡門

序云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范氏補傳曰是詩與甫田皆視其君之失而正救之齊襄公志大心勞所謂過也詩人則抑之陳僖公愿而無立志所謂不及也詩人則誘之姜氏廣義曰此篇與小雅鶴鳴篇同純用比體而正意宛然言下惟鶴鳴如易之取象詞氣莊重故序曰誨此則極淺近極風致而至理躍然使人入耳情怡而感發興起序之所以爲誘也承琪案序於十五國風曰美曰刺曰勸曰惡曰思曰閔曰傷曰疾曰怨曰責曰止曰懼曰戒曰哀曰憂其旨多矣而言誘者獨見於此篇序言僖公愿而無立志實與詩意脗合

歐陽本義云詩人以僖公性不恣放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首章言小國亦可以有爲下二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此說善申序意朱子謂序詩者因僖公之諡而配以此詩故改爲隱居無求者之詞然三百篇之作吟咏情性以風其上若徒爲詩人自適亦復何關政教且作詩時世雖不可盡知然序所指者必皆有所依據決無以諡法強配欺天下後世者

衡門之下傳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爲之言其淺也經義述聞曰門之爲象縱而不橫若謂橫木而爲門於其下則又不得謂之橫門矣因疑衡門爲城門之名承琪案

此說非是藝文類聚引劉禎毛詩義問曰橫一木而上無屋謂之衡門此解最明晰若城門乃往來之衝安得云可以棲遲乎可以棲遲傳棲遲游息也惠氏古義曰嚴發碑作西遲衡門說文西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或作棲從木妻是西爲古文棲也承璜案此特書碑者偶用古文西字耳非必詩本有作西者至婁壽碑徧徠衡門則更與棲遲異字異義說文徧久也徠行平易也漢人以音近借用王伯厚詩考補遺竝引之以爲三家異文恐未必然

泌之洋洋傳泌泉水也案邶風瑟彼泉水傳云泉水始出瑟然流也此云泌泉水也二傳正相應邶瑟字亦當作泌從說文馱流之義說見邶風嚴緝云毛以彼瑟與此泌字異義同亦當爲泉水

之流貌非謂泌爲泉水也王氏詩總聞云泌在南陽泌陽縣今考漢志南陽郡有比陽縣應劭曰比水所出水經亦作比呂氏春秋作泚皆不作泌酈注水經瀨水篇又云有泌水出滎陰縣旱山然竝不引詩則衡門之泌非水名審矣

寰宇記唐州泌陽縣漢舞陰地後魏

立爲上馬縣天寶元年改爲泌陽以地有泌水經其陽故以名之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在邑界案此係後人附會恐未可信

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瘵飢釋文樂本又作瘵毛音洛

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逸

呂記引釋文逸作晚

詩本有作疒下樂以

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瘵字當从疒下作瘵案說文云瘵治也瘵或瘵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瘵下注放此盧召弓曰自案說

文以下陸語也韓詩外傳二引詩可以療飢臧生鏞堂云鄭作  
瘵飢不云樂當爲瘵是經本作瘵也據正義云定本作樂飢知  
孔本作瘵飢矣文選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唐石經  
後改刻足利古本樂皆作瘵正義引王肅孫毓皆云可以樂道  
忘飢是傳中樂道忘飢之言非毛氏本文乃肅所私撰而孫毓  
從之也阮氏校勘記云小字本相臺本經文皆作樂唐石經初  
刻同後加疒作瘵用鄭義也沈云舊皆作樂字陸意不從沈而  
不云檢舊本不如沈言則作樂審矣正義云定本作樂是正義  
本卽作瘵標起止云至樂飢或後改耳釋文又作本及正義本  
皆沈所謂晚本也沈但當如正義所云觀此傳亦作樂以證毛  
氏詩是樂字不當誤論形聲以致陸駁然陸云毛本作樂鄭本

作癡斯不然矣鄭非於毛外別有本但可易傳義耳不容經字先已異也鄭本亦必作樂陸欲調停晚本失之考文古本作癡采正義釋文也此箋不云樂讀爲癡者以樂爲癡之假借而於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也晚本乃因此改經耳惟傳中樂道字不容改近盧文弨遂以傳中樂飢可以樂道忘飢一句屬之王肅而議刪之矣其誤實由於晚本惑之且不得鄭箋改字之例故也承琪案校勘說是也列女傳老萊妻傳文選蔡伯喈郭有道碑李注太平御覽五十八引詩皆作可以療飢或三家容有作療字者鄭據之以爲訓釋然未必輒改經字臧玉林以此列於後人據鄭箋改經字之條當矣吾友洪筠軒讀書叢錄云隸釋繁陽令楊君碑徧徧樂志蔡邕焦君贊衡門之下棲遲偃息

泌之洋洋樂以忘食皆本於此盧召弓說非是承琪又案唐風蟋蟀傳云休休樂道之心亦是證樂道之言爲毛公常語又韓外傳二子夏曰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此引詩雖作療而其云有人亦樂無人亦樂則與毛傳樂道忘飢義合疑外傳引詩亦本作樂飢療字後人所改耳

### 東門之池

序云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此與邶靜女齊雞鳴小雅車鞅諸詩大旨略同集傳以爲男女會遇之詞張氏次仲曰淑姬非妖麗之稱晤歌亦無戲浪笑傲

之態池水漚麻以喻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以見婉轉而善入承琪案列女傳魯黔婁妻傳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引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又晉文齊姜傳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引詩曰彼美孟姜可與晤言此謂晉文安於齊姜氏勸之行之事尤與此詩賢女切化意合淑姬作孟姜者或傳寫之誤或因齊姜氏牽引有女同車之詩耳總之皆非淫詩可知且既云男女會遇而經文曰彼美豈是覲面之辭卽以詞意而言亦可見其不類矣

東門之池傳池城池也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承琪案水經渠水注陳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



而不耗竭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元和郡縣志亦云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此皆後代遷徙已非故跡若云城池故當在城外也

彼美淑姬正義曰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爲婦人美稱也呂記引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爲婦人美稱於書無所考承珙案孔疏引左傳姬姜之言最爲確據董氏反譏其無考而謂陳女稱姬以大姬之故天下豈有女子冒母姓以爲稱者乎妄陋甚矣

東門之楊

序云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案此與鄭之丰略同彼云刺亂此云刺時昏姻失時男女多違其故似非一端鄭箋於丰云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於此云女畱他色不肯時行此莫須有之事未必盡由於此毛傳於二詩皆無此語箋所言似未合序意姜氏廣義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時已莫春失婚姻之候久矣而女不至者非旣奠雁而猶不至也納吉納徵之後女家復有異志不許其迎而婿待之也此亦未卽是淫女或以勢利寒盟以他故爽約則父母之命難憑媒妁之言莫據存信不顧風俗之敗壞視唐之綢繆風愈下矣故詩人述其言以刺時也承琪案姜氏以不至未必卽是淫女其說甚是云非奠雁而不至則不信序親迎之說若毛傳

但云期而不至未嘗云迎而不至語本渾融范氏補傳云當時  
婚姻以有故而失時則男女多失禮不復能如古之親迎今幸  
已有成約而女復有異志而不至云云蓋已不信序之說然序  
與坊記同乃極言其敝謂親迎而猶不至則不親迎者可知矣  
總以見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孽多所以可刺  
也

東門之楊其葉泂泂傳興也泂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  
冬正義曰毛以爲作者以楊葉初生興昏之正時楊葉長大興  
晚於正時毛以秋冬爲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待秋冬也  
承琪案楊葉秋冬焉得生而云初生爲正時乃鄭義非毛義也  
毛意但云楊葉旣盛已非秋冬嫁娶之時耳李解引程氏曰楊

最得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時又引陸氏曰楊之發坼首於  
眾木昏姻失時則木之不如二說略同止此發明興意已足范  
氏補傳乃云楊葉雖盛漸至凋落喻男女失時正如東門之楊  
竟至衰落惠氏詩說因之據易大過枯楊生稊枯楊生華二五  
皆陽以楊象之則楊所以比男也春氣之動楊最先發所以比  
男先于女也然楊易生亦易老始而洋洋繼而肺肺終則至於  
枯落故曰後時也今案經文竝無衰落之意此說殊可不必

箋云楊葉洋洋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正義申  
之曰鄭以婚姻之月惟在仲春其邶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自謂及冰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李解駁之  
云據詩言歸妻則實已迎女安得以爲請期承琪案李說是也

擲風請期以旭日之旦歸妻在冰泮之前明係二事鄭箋乃合  
而一之此又以牂牂爲三月中者皆自圓其仲春之說然卽二  
月楊葉亦未始不盛何得沾沾于此數日閒而遂以爲失時乎  
其葉肺肺傳肺肺猶牂牂也案易林革之大有南山之陽華葉  
鏘鏘陽一本作楊鏘鏘一本作將將與此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正同禮記內則注云將當爲牂疏云將牂聲相近詩樛木破斧  
正月等傳竝云將大也北山傳將壯也此傳牂牂然盛貌正與  
壯大義近爾雅釋天在午曰敦牂開元占經引李巡曰言萬物  
皆茂壯阿那其枝故曰敦牂敦茂也牂壯也又引孫炎注曰敦  
盛也牂壯也將牂壯竝以聲近故義同肺疑爲求之假借說文  
求部云求艸木盛求求然象形入聲讀若輩又艸部枝艸葉多

稜字又作旆此亦與肺聲相近故肺肺亦爲盛義生民桂菽旆旆傳旆旆然  
長也音義亦同何氏古義謂牂羊爲赤羊肺石爲赤石言霜降後則楊  
葉赤以附會秋冬昏期之義殊爲穿鑿無謂

墓門

序云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  
焉承琪案序云無良師傅傳於夫也不良云夫謂傅正相依序  
說則序在傳前明甚程蘇詩傳及呂記皆從序說而蘇呂則以  
夫指陳佗不用毛義不知此詩乃作於桓公之時自以佗傳不  
良恐陷於惡故豫告桓公欲令早爲諭教此詩人忠厚之意觀  
左傳佗能勸桓公親仁善鄰似非昏愚之質及至如鄭洩盟而  
敵如忘洩父知其不免數年之間情性變易如此則其無良師

傳可知經文知而不已箋云已猶去也與論語三已之孟子王  
曰已之已字同謂黜退也正指師傅而言若指陳佗則當桓公  
在時佗惡竝未彰著而遽勸之黜去其弟翦手足以安子孫恐  
無此理末章顛倒思予乃詩人先見之言逆料其必至於此猶  
其良君噬臍他日請念之類序云至於不義惡加萬民則作序  
的要其終而言之非此詩作於陳佗弑逆之後也若在桓公卒  
後則佗已身爲大逆而尙鰥鰥然追咎于其傳之不良縱罪魁  
而誅黨惡無此斷獄之法尙得謂與春秋相表裏乎

虞東學詩曰詩末三句舊主告佗愚謂佗何足告范逸齋謂冀  
佗之悔悟則詩人爲黨逆矣承琪案佗旣爲弑君之賊矣則其  
師傅必皆同惡相濟如商臣之有潘崇何以尙望其知而去之

且卽去之亦不過如司馬之於成濟耳於佗之惡能解免乎作歌用諱其非用之於佗明矣但傳箋之意止言陳佗無良師傅以陷於惡竝未嘗以知而不已爲欲佗之去其惡師也惟孔疏誤會經義一則曰陳佗旣立爲君此師傅猶在仍用其言必將至誅絕再則曰欲令佗誅退惡師殊不思箋云陳佗由不覩賢師良傅之訓道至陷於誅絕之罪疏旣云弑君之賊於法當誅其身絕其祀則佗旣弑君已當誅絕何以云仍用惡師將至誅絕乎豈於弑君之賊而猶望其晚蓋也故蘇傳以後說詩者多因墓門興刺以爲追咎先君較疏義爲勝然云告佗者乃疏誤傳箋原未嘗誤也至墓門傳止云幽閒希行用生此荆棘竝不指桓之墓門下章明云歌以訊之訊毛云告也韓云諫也此卽



謂告諫桓公耳下文又云顛倒思子皆非追刺之語

墓門有棘傳墓門墓道之門王氏經義述聞云襄三十年左傳  
晨自墓門之瀆入杜注曰墓門鄭城門此墓門蓋亦陳之城門  
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注曰言解居父聘吳過陳  
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  
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據王注云過陳之  
墓門則墓門爲陳之城門可知猶言秦師過周北門耳王注本  
列女傳蓋三家詩中有此說也承琪案王氏質詩總聞已據左  
傳鄭之墓門謂此亦是陳城門然城門豈可行淫泆之地況天  
問上文云昏微遵跡有狄不甯王注云人循闇微之道爲淫泆  
戎狄之行是亦以墓門爲幽僻之所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師入

陳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賈獲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蓋冢  
閒可以避兵此墓門亦卽其地故傳以爲幽閒希行也

誰昔然矣傳昔久也段懋堂曰夕誤作久誰夕猶今人言不記  
是何日也記云疇昔之夜疇誰正同承琪案此說非是箋云誰  
昔昔也用爾雅文禮記檀弓曰予疇昔之夜注云疇發聲也昔  
猶前也郭注爾雅以誰爲發語辭卽本鄭注鄭訓昔爲前者與  
此傳訓昔爲久同久者古也故箋云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  
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諸儒以爲追刺先君者皆泥  
於此語不知誰昔然矣者謂蔽於聰明而忽於禍亂自昔皆然  
乃感慨之詞非指桓公之時爲昔至檀弓疇昔之夜不過謂前  
日之夜若訓昔爲夕則旣言夕又言夜於文贅矣宣二年左傳

疇昔之羊子爲政杜注亦以昔爲前日正與下文今日之事相對若必以昔爲夕安見華元殺羊食士必在於夕乎

有鴟萃止傳鴟惡聲之鳥也正義曰鴟一名鵂與梟異梟

二字從校

勘記

一名鴟瞻印云爲梟爲鴟是也俗說以爲梟卽土梟非也

陸璣疏云鴟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鵬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臠又可爲炙陳氏稽古編曰梟鴟

字異物亦異說文鴟从号

胡到切

得聲梟從鳥頭在木上是字異

也鴟云鴟鴞鷓鳩梟云不孝鳥是物異也其在詩則梟者旄邱

之流離也所謂少美長醜食母而飛者也鴟者墓門之鴟也所

謂惡聲之鳥如班鳩綠色者也爾雅之鷓鳩郭注既不從巧婦

之說而以爲鴟類當卽此禽矣今據爾雅以合之詩則流離及

瞻印之梟即爾雅之梟鴟鴞也墓門之鴟幽風之鴟鴞瞻印

之鴟泮水之飛鴞即爾雅之鷓鴣也承琪案此說分析梟鴞之

異語甚簡當惟爾雅鷓鴣乃凡鳥少美長醜者之通名詩之流

離不當為梟說見旄邱若鷓鴣則郭注以為鴟類不誤說文鴟鴞鴟

鷓鴣也是鴟鴞可單稱鴞即陳風之有鴞魯頌之飛鴞皆為惡

聲之鳥幽風傳以鴟鴞為鷓鴣亦係惡鳥與巧婦名同而實異

說見幽風詩或言鴟或言鴞或言鷓鴣皆一物也陸疏云鴞大如班

鳩綠色莊子天地篇云鳩鴞之在於籠太平御覽引廣志云鴞

楚鳩所生此鴞大如鳩之證郭璞西山經注云鴞似鳩而青色

亦與陸說合內則云鷓鴣胖莊子齊物論見彈而求鴞炙故陸

云其肉甚美周禮韋族氏天鳥注云惡鳴之鳥若鷓鴣賈疏雖

以鴉鵬爲二鳥然史記賈生傳云楚人命鴉曰服故陸以爲惡聲之鳥卽賈誼所賦鵬鳥也

歌以訊之釋文訊又作諄音信徐息悻反廣韻六至引詩歌以諄止王逸注離騷引詩諄予不顧江氏古韻標準戴氏詩考正錢氏養新錄段氏詩小學皆據此以訊爲諄之誤顧氏詩本音則謂古人以訊諄二字通用歷引詩皇矣禮記樂記及莊子文選後漢書等訊一作諄諄一作訊又荀子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與偪塞忌置爲韻張衡思元賦訊與內對爲韻左思魏都賦訊與匱粹等爲韻王氏經義述聞本之謂訊諄同聲故二字互通引學記多其訊鄭注曰訊或爲訾訊字古讀若諄聲與訾相近故通又引吳語乃信申胥說文引作諄申胥莊子徐無鬼篇

察士無凌諄之事釋文引廣雅曰諄問也文選西征賦注引廣雅諄作訊史記賈生傳弔屈原賦訊曰漢書訊作諄又賈誼傳立而諄語賈子時變篇諄作訊楚辭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注一本作諄漢書敘傳幽通賦既諄爾以吉象兮文選諄作訊凡此者或義爲諄告而通用訊或義爲訊問而通用諄未必盡爲諄字續列女傳引墓門之詩正作歌以訊止承琪案謂訊當爲諄始於詩總聞據龍龕手鑑引詩諄止爲證江氏戴氏始暢其說然如墓門釋文引徐邈息悴反此在詩本有作諄者或卽爲諄字作音若小雅莫肯用訊竝無一本作諄而釋文亦載徐息悴反是徐邈已讀訊如諄不始於陸也古人如訊迅等字母書作諄逆者似从孔之字本可讀若卒音未必盡由草書偏殂卒

卒相似之誤戚氏毛詩證讀曰說文一引而上行讀若凶引而下行讀若退可證訊得讀諄爲一音之轉非字誤今又考得說文凶或从冎宰作脾是凶有宰聲且凶息進切而偃息涵納皆从凶得聲此亦可爲訊諄聲通之例

成伯璵毛詩指說引梁簡文云作好歌以訊之當卽

用此詩亦作訊不作諄

### 防有鵲巢

序云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王氏總聞據史記宣公嬖姬生子款欲立之而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公子完完懼及禍乃奔齊以此爲宣公信讒之證集傳乃以子美指所與私而定爲男女有私憂或閒之之詞陸堂詩學曰宣公之殺太子其事與衛急子晉申生無異惜乎陳國文獻無徵

莫能悉其顛末賴此一詩猶存豈可指忠良爲淫慝乎黃氏元吉曰男女有私聖人何取其無閒而於鄭錄揚之水於陳又錄此詩乎承琪案爾雅釋訓怵怵惕惕惕惕愛也郭注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說人故曰愛也集傳蓋據此疑爲男女之詞毛詩於甫田傳云怵怵憂勞也此詩怵怵無訓次章傳云惕惕猶怵怵也此固以惕惕爲憂讒之意韓詩以爲說人者蓋因子美而云然說其人故憂其被讒然不必爲男女之離閒孟子云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又曰說賢不能舉是君臣亦可言說不必定屬男女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此詩首二句毛傳以爲興箋云防之有鵲巢邛之有旨苕處勢自然興者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



人李氏集解歷引程氏蘇氏之說以爲皆不如歐陽氏說考本  
義曰讒言惑人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又  
如茗饒蔓引將及於我中唐有贊亦以積累而成旨鶻綬草雜  
眾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呂記嚴緝及戴  
氏續詩記皆從其說然此說亦近鑿而以邛爲邛訓我尤非虞  
東學詩云范逸齋補傳謂如采苓首陽之意善矣而謂中唐無  
贊其理不行補傳云防以止水必無鵲邛高邛之地必無茗鶻  
堂途之間人所掃除必無瓠贊近方望溪說詩卽  
用此承琪案此詩之爲憂讒卽誰侑子美一語可爲明證毛傳

用爾雅侑張誑也說文侑有靡蔽也誑惑壅蔽義本相因此蓋  
云邑中之樹有鵲巢則仰而可見者也邛上之草有旨茗則俯  
而可見者也中庭之督有令適則近而易見者也邱中之地有

旨鷗又遠而易見者也俯仰遠近苟無所蔽則皆能見之誰欺  
誰惑壅蔽我所美之人令其多所不見而我憂讒畏害之心能  
不怵怵惕惕乎漢書中山靖王云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  
夜蟲蠹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掩覆昧不見泰山何  
則物有蔽之也斯言其卽此意與

防有鵲巢傳防邑也續漢書郡國志陳縣注引博物記曰邛地  
在縣北防亭在焉集傳用王安石說以防爲捍水之隄夫隄防  
非鳥巢之所何氏古義引爾雅翼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之  
說曲爲附會其實古書祇云鵲知歲之多風則去高木而巢扶  
枝不聞有水小巢卑之事也

邛有旨苕傳邛邛也從來說詩者皆不言邛之所在釋文邛其

恭反竊意邛與郃古字通漢志山陽郡郃成侯國莽曰告成外  
戚侯表有邛成侯邛成卽郃成墨子堯葬蛩山之陰呂氏春秋  
云堯葬穀林檀弓齊穀王姬之喪注云穀當爲告是邛郃穀三  
字皆聲相近太平寰宇記固陵在宛邱縣西北三十里高一丈  
二尺今俗呼爲穀陵此與博物記所云邛地在縣北者合邱陵  
義同穀陵其卽邛邱歟

邛有旨苕傳苕草也正義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  
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邱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  
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夏生形如勞

承琪案勞疑當作豎類  
篇豎郎乃切野豆謂之

豎豆或  
作疎

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

也承琪案說文苕艸也卽本毛傳毛旣以此苕與苕之華異訓

自當以陸疏所言苕饒爲是廣韻云苕菜引詩邛有旨苕與陸說可生食合何氏古義曰四句既皆比讒人則苕鶉二物不應以旨稱之不知經文四有字皆舉卽目可見之物絕無可眩惑壅蔽者以反興誰併予美句竝非以比讒人何不可言旨之有邛有旨鶉傳鶉綬草也爾雅釋草作鶉毛詩作鶉者假借字呂記引董氏曰鶉舊作鶉說文引詩亦爲鶉承珙案類篇引詩又作旨鶉鶉鶉鶉三字聲同邵氏正義曰上文旨苕陸疏以爲苕可生食此云旨鶉亦當爲可食之草今案旨訓美不必定是味美卽文采可觀亦得爲美據陸疏云鶉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或以其文采之美曰旨鶉歟

月出

佼人僚兮傳僚好貌釋文佼字又作姣古卯反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閒凡好謂之姣僚本亦作僚同音了唐石經佼作姣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一切經音義九皆引詩姣人僚兮承琪案毛詩佼爲姣之借字說文姣好也小徐引史記長姣美人是也荀子非相篇古者桀紂長巨姣美作姣成相篇君子由之佼以好又作佼是二字本多通借說文人部僚好也从人寮聲此其本義也女部僚女字也與僚異義方言好青徐海岱之閒曰鈞或謂之僚蓋假僚爲僚耳

舒窈糾兮傳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案此詩每章第三句皆有舒字又皆以疊韻字形容舒之狀貌史記司馬相如傳青虬蚺繆於東箱正義云蚺繆行動之貌也又驂赤螭青虬之蚺繆蛻

蜒蚰蠕蠕皆與窈糾同卽洛神賦所謂矯若游龍者也末章  
 舒天紹兮文選西京賦要紹脩態麗服颺菁注要紹謂嬋娟作  
 姿容也又南都賦致飾程蠱要紹便娟又靈光殿賦曲枻要紹  
 而環句注云要紹曲貌此諸言要紹者皆與天紹同合上下觀  
 之則第二章舒優受兮文例正同釋文云優於久切舒貌玉篇  
 心部云優受舒遲之貌廣韻同集韻類篇亦同竝引詩舒優受  
 兮凡此疊字形容卽梁冀傳所謂愁眉啼裝折要齟齒以善爲  
 妖態者也虞東學詩曰集傳謂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似於  
 語外添綴成文稽古編曰三詩皆兩字連綿竝爲一義集傳以  
 窈糾二字分爲兩釋尤屬臆見

佼人嫋兮釋文嫋本又作劉同力久反好貌埤蒼作嫋嫋妖也

校勘記云考釋文原本作嫵嫵妖二字連文相如賦所謂妖冶嫵都也承琪案此釋文原本誤耳玉篇嫵姣嫵也廣韻嫵妖美皆本埤蒼若彼文嫵作嫵則於詩韻不協釋文何爲引之

勞心慘兮釋文慘七感反憂也戴氏詩考正曰慘說文云毒也音義皆於詩不協蓋燥字轉寫譌爲慘耳燥干到切故與照燎紹韻說文燥愁不安也引詩念子燥燥段注云白華作燥見於許書月出正月抑皆作燥入韻而陸氏三者皆云七感反其憤亂有如此者承琪案隸書偏旁參或作叅與燥相似易溷故六朝人往往互書致舛如說文操摻本有二字由後人以參臬不分而脫其一

說見鄭風

但詩以韻爲辨故惟北山之慘慘劬勞慘慘

畏咎可作七感反耳毛晃陳第以後遞加辨正足救陸氏之失

皇清經解續編  
然五經文字云燥干到反見詩風是陸氏以後本尚有作燥不  
誤者

株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箋云陳人責靈公君何  
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匪非也言我非之株  
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自之他耳觥拒之辭稽古編  
曰首章上二句胡爲乎是問辭下二句匪字是諱辭各二句爲  
一意適株林卽是從夏南非以株林目其母夏南目其子也疏  
云婦人夫死從子故主夏南言之是已朱傳曰君胡爲乎株林  
乎曰從夏南耳然則匪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夫夏南本  
在株林旣從夏南矣尙以爲非適株林乎文義殊有礙承琪案



據箋首章每二句作一氣讀曰胡爲乎適株林而從夏南乎曰  
非適株林而從夏南也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答前人故  
假爲舐拒之辭非是面爭此說是也又曰王肅云言非欲適株  
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爲長詳王肅以爲  
反覆言之者不作問答之辭若云君胡爲乎適株林豈爲從夏  
南乎乃匪適株林實是從夏南也此則將首章每二句頓斷讀  
之蘇傳李解皆本此爲說而集傳因之然適株林卽是從夏南  
旣曰非適株林則不得云從夏南陳氏駁之當矣呂記又云鄭  
不當以爲靈公舐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恥亦何舐拒之  
有故以爲詩人代爲隱諱之辭嚴緝亦從其說今案衷和之戲  
洩冶一諫而卽殺之當時有所忌諱亦情事之常況詩本設辭

卽以刺其飾非拒諫不必改鄭也

胡爲乎株林傳株林夏氏邑也承琪案國語單襄公假道于陳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民將築臺于夏氏其下乃言及陳可證夏氏之邑在國都外韓氏怡曰爾雅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此言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序言朝夕而往似不宐若是之遠承琪又案寰宇記夏亭城在陳州西華詩地理考引作南頓誤縣西南三十里陳詩株林刺靈公也胡爲乎株林

從夏南注云夏南夏徵舒也今此城北五里有株林卽夏氏邑一名華亭考陳州本古陳國西華縣在州西八十里夏亭在縣西南三十里是夏氏之邑去陳國本遠若元和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故柘城在甯陵縣南七十里此

又在陳之東北前漢志淮陽國有柘續志同然劉昭補注但於陳縣下云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於柘下不言卽株寰宇記以柘城縣爲春秋時陳之株野而於下邑縣又云或以爲陳之株林此雖傳疑不定要可見株野株林必非一處故靈公稅其乘馬於株野而後變易車乘以至株林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傳大夫乘駒臧氏經義雜記曰釋文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據此知此及小雅皇皇者華竝作驕其作駒者後人所改陸氏於此從沈作驕於皇皇者華云維駒作駒本亦作驕以驕爲亦作正義則竝作駒誤矣說文馬高六尺爲驕引詩我馬維驕則沈說當矣鄭箋與說文合尤可爲本作驕之證

鑄堂案公

羊傳隱元年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與說文及毛鄭略同當出古傳記駒必驕之譌徐疏引詩皎皎白駒則唐時本已誤矣又說文引詩馬二歲曰駒則知二

詩作駒非也段懋堂曰驕株合韻也鄭云馬六尺以下曰驕卽南有喬木之五尺以上曰駒也然則喬木亦當作驕矣承琪案

箋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

此乘字當依經作駕觀正義云君何爲駕我君之一乘之馬可知箋

本作駕字蓋駕者馬在輓中容有駕而不乘者此言靈公但駕之而往至株野卽說焉而其所自乘者乃驕也故二文駕乘不同君乘馬乘君乘驕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

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驕蓋株林卽株乃夏氏邑在株野之

外魯頌傳郊外曰野野外曰林說文同是由國中至株林必先

經株野然則駕我乘馬者謂靈公本以諸侯車騎出至株野託

言他適乃舍之而乘大夫所乘之驕以至於株林則已永夕永

朝淫蕩忘返國語云南冠已如夏氏是靈公當日實有易服微  
行之事故箋云變易車乘者實得經傳微旨王肅見傳云大夫  
乘駒遂以爲乘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不知序但云刺靈公竝  
未嘗及孔儀也

澤陂

序云澤陂刺時也案首章傷如之何傳云傷無禮也蓋刺者刺  
男女相說之私傷者傷時世淫泆之變傳意正與序相應如之  
何者猶鄘風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也下二章碩大且卷碩大且  
儼言其有美容而無貞性亦傷之也惟其爲刺淫之詩而非淫  
者所自作故聖人存之以立教自鄭箋以傷爲思謂思此美人  
如之何而得見正義謂孫毓以箋義爲長此已開後儒說詩者

視同玉臺香奩之漸然郭注爾雅引魯詩陽如之何證陽爲子詩考以爲卽此篇傷字異文然則魯詩亦似有思而不見之意又爲鄭箋之所本要皆不如毛義之正大也

有蒲與荷傳荷夫渠也正義云傳正解荷爲夫渠不言興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爲韻承琪案章首言二物而下文云一人自卽以二物興一人疏申傳意是也箋云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則有美一人莫知其爲男爲女其說不可通矣箋又云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正義不言同姓之故

案箋意蓋因序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靈公乃宣公曾孫御叔爲宣公之孫於靈公爲從祖父靈公淫於夏姬是爲瀆倫孔甯亦稱公孫甯是靈公同姓故箋有同姓之說然於興意終鑿未必果合經旨

箋又云蒲柔滑之物夫渠之莖曰荷生而佼大正義云如爾雅則夫渠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云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承琪案屈原云製芰荷以爲衣蘩芙蓉以爲裳楊雄則云衿芰茄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漢書注引張揖字詁云茄亦荷字是也但說文茄夫渠莖荷夫渠葉本屬二字爾雅以荷芙蓉建首當以芙渠惟葉最先見故以荷爲大名而後分莖華實根之

異爾雅別有其葉選釋文云眾家竝無此句案無者是也

傳云荷夫渠也正同爾雅箋以

荷爲莖則以茄荷字通詩荷卽茄耳

涕泗滂沱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承琪案爾雅咽息也說文東夷謂息爲泗从口四聲又云息喘也从心从自自亦聲又云自鼻也象鼻形據此泗爲鼻液與咽爲鼻息音同義近滂沱者易離云出涕沱若是也

虞東學詩曰許白雲謂月出男子思婦人澤陂婦人思男子錢天錫亦謂是女思男之辭觀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承琪案巖緝云衛風以碩人稱莊姜車牽稱辰彼碩女則詩以碩大稱婦人多矣何氏古義又疑儼爲矜莊非淫泆之婦人所宜稱不知碩大且卷傳云卷好貌釋文卷一本作媿廣雅媿好也卽用



傳義檀弓執女手之卷然正義云卷卷然柔弱是非女子而何  
碩大且儼傳云儼矜莊貌以上傳例之亦不過謂其儀狀端好  
耳太平御覽引韓詩且儼作且媮薛君章句曰媮重頤也淮南  
子修務訓颯輔搖高誘注颯輔頰邊文婦人之媚也說林訓颯  
輔在頰則好注颯輔者頰上室也曹子建洛神賦明眸善睐颯  
輔承權王粲神女賦曰美姿巧笑颯輔奇身此皆與韓詩媮義  
相近說文媮含怒也一曰難知也詩曰碩大且媮此引詩者以  
證其字爲經典所有不謂詩有含怒難知二義也女部又云屢  
好也此亦與媮音近而義同廣雅云媮美也總之皆謂婦人之  
貌也

有蒲與蘭傳蘭蘭也箋云蘭當作蓮蓮夫渠實也段懋堂曰鄭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五十九終  
欲改蘭爲蓮意在三章一律蓮與荷菡萏皆屬夫渠其實詩人  
不必然也承琪案此箋是謂傳蘭字當作蓮非改經蘭字爲蓮  
觀正義可見疏申箋義謂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作  
蓮此由誤認蘭爲山蘭故云陸草不知神農本草經蘭名水香  
別錄又名蘭澤草且鄭風秉蘭卽在溱洧之間不得謂非澤中  
物也或又疑蘭與夫渠不同時亦由不知爲澤蘭故耳  
蘭說詳見鄭風  
碩大且儼釋文儼本又作曠魚檢反承琪案曠字當作儼玉篇  
儼女好貌魚檢切釋文一本所作卽此字無疑傳寫誤作曠猶  
碩大且卷釋文本又作媿宋本釋文有誤作媿者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五十九終

長沙王善化劉

寶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六十七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十三  
涇胡承琪墨莊著

檜

羔裘

序云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黃氏樵曰好絜其衣服亦非大惡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檜君必有大不可正救者不止於此大夫不忍言其君之過而特曰逍遙遊燕此其微意也作序者謂大夫以道去其君可謂深于詩矣姜氏廣義曰檜國褊小迫于强大王室衰微漸相并吞觀鄭桓公之欲逃死則知當日之時勢矣乃逍遙遊燕飾其衣服孟子所謂及是

時般樂怠傲者大夫以國無善政不用其言而去之去之而又思之且告之故以冀君悟可謂得去國之道矣虞東學詩曰此篇序下之言有功於序者甚大序稱大夫以道去其君而詩言其君服御之美而已非有大無道之事不能一朝居之勢也何以怵怵然憂傷是悼哉讀後序云云乃知檜君直安樂公之流其後人恃險驕侈蓋其家法使然大夫有心能無去乎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虞東學詩曰箋據玉藻狐裘注謂檜君以祭服爲朝服蘇氏以狐白爲諸侯朝天子之服檜君用以視朝案鄭注狐白止言天子其謂諸侯朝天子亦然

者乃是孔推鄭意如此非鄭說也陳祥道方慤則皆以狐白爲燕服經既不著所用而論語言狐貉之厚以居陳方說固未可廢承琪案此說非是秦風終南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毛傳明云狐裘朝廷之服箋引玉藻以爲狐白亦云諸侯狐裘竝非止言天子此箋則以爲黃衣狐裘者疏云諸侯之服狐白裘惟在天子之朝耳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非徒好絮而已故鄭氏以朝服燕祭服朝之說自不可易蘇氏以此狐裘爲狐白固非至終南錦衣狐裘與黻衣繡裳竝言黻爲冕服則狐裘之非燕服可知陳方說尤非是

狐裘在堂傳堂公堂也正義曰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承琪案晏子春秋諫上篇景公之時雨雪三日

皇清經解續編 卷十三 二  
雨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晏子入見此似諸侯之朝亦  
得衣狐白者然未必爲禮之正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案如膏猶鄭  
風之如濡彼傳云如濡言潤澤也此亦謂其裘色鮮美故日光  
照之如脂膏之潤澤然卽此已可見其服以逍遙故不加禮服  
之裼衣而裘毛乃得與日光相照曜矣

何氏古義曰上言以朝次言在堂則游燕之後尙有視朝適寢  
之時今竝其以朝在堂者而亦無之則自辨色而起以至竟日  
皆游燕也劉氏詩益曰末章但言羔裘不及狐裘者見其逍遙  
游燕之日多而視朝之日少耳或曰狐裘視朝雖非正服然尙  
爲政事而設若羔裘逍遙其失益甚故末章惟舉其重者言之

中心是悼傳悼動也箋云悼猶哀傷也正義曰哀悼者心神震動故爲動也與箋哀傷同承琪案岷詩躬自悼矣傳云悼傷也方言廣雅皆有此訓此傳云悼動也則從雙聲爲訓鼓鐘憂心且妯傳云妯動也妯亦與悼聲義相近此傳訓悼爲動疏謂心神震動似與說文悼訓懼有合然箋以哀傷申之似非懼意竊謂古慟字只作動論語子哭之慟釋文引鄭注云變動容貌周禮大祝九擗四曰振動杜子春云動讀爲哀慟之慟葉鈔周禮本二慟字俱作然則悼動也卽慟字故鄭申之以哀傷歟莊子山木篇振動悼栗

### 素冠

序云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此詩毛鄭異說毛以首章素冠爲練冠次章以素冠故素衣末章素韠則無傳鄭以三章皆言大祥

於素冠引玉藻縞冠素紕於素衣引閒傳朝服縞冠朝服素裳  
故通稱素衣於素鞵云鞵從裳色孔疏申鄭有三布不當名素  
一也刺不能三年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謂全不見練冠  
是葇卽釋服違禮之甚序不應止於刺不能三年三也王肅孫  
毓皆以箋爲長宋儒呂記從毛嚴緝從鄭承琪案周禮司服大  
札大荒大裁素服又云士之齋服有元端素端以素與元對卽  
是白素之素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素服與素車  
連文更不得謂經傳言素皆是白絹郊特性皮弁素服而祭素  
服以送終也是則喪服稱素明矣且葇而小祥乃服練冠練衣  
至大祥始除詩人不見此服自是當時不復行再期之禮故云

不能三年

呂記引曹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爲服歲月然宰我謂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爲期之喪猶愈於



已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若以素冠爲大祥之後則呂記云除喪之縞冠

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亦服是冠矣必謂刺不能三年者當先

思其遠不當思其近殊不知近尙不能何論於遠若以素冠非

練冠而素衣專指祥祭之朝服素裳無論轉裳爲衣近於遷就

卽此不能三年者豈其旣祥而練已及再期而獨不行大祥之

祭乎至朞而釋服卽是不能三年何必定是三年將終僅少月

日郝氏敬曰素冠主練冠爲是能練冠則能三年矣疏釋傳云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

已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而申鄭又云朞卽釋服違禮已甚今

玩詩言傷悲蘊結其感甚深若果三年將終僅少月日則魯人

朝祥莫歌夫子亦但曰踰月則善詩人願見之意亦何至如此

其急急乎又案毛於素韞無傳者自與素冠素衣同例皆爲練

後所有不得以禮文不備疑爲練服之所無孔疏謂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此未必果得傳旨卽如所云亦以首言旣練終言大祥從初嚮末爲順若箋說素冠在大祥之後素裳素鞞當祥祭之時疏謂先思祥後卻思祥時殊於文義不順

勞心博博兮傳博博憂勞也箋云勞心者憂不得見虞東學詩曰舊以博博屬詩人然三句文勢直下正言素冠之人思慕專一有終身之痛也傷悲蘊結乃詩人自言故以我字別之承琪案勞心傳不明所指鄭箋乃屬之詩人然傳以素冠爲練冠則樂樂博博者正所謂練而慨然也毛意似當以憂勞指素冠之人孔疏乃誤以鄭義爲毛義耳

聊與子同歸兮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聊猶且也且

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案歸當讀如吾誰與歸之歸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詩蓋言欲得行三年之人與之同歸於厚下文聊與子如一猶言與之一志同心行此禮以救敝俗耳箋以爲歸其人之家固泥正義釋傳又謂同歸已家觀末章傳引子夏閔子騫事以過不及者皆當一之以禮知上文同歸必非歸家之謂箋以如一爲與之居處觀其行亦非

聊與子如一兮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能盡自割以禮故

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正義曰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竝爲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檀弓疏云家語及詩傳與此不同當以家語詩傳爲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而不成聲而閔子騫至孝之人故孔子善之熊氏以爲子夏居父之喪異故不同也承珙案淮南繆稱訓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正與毛傳合詩疏所云父母異時則熊氏說也說苑修文篇引此事亦與毛傳略同但又以子路爲子貢許氏名物鈔云夫子於門人未有稱其字者恐

毛公所傳不知此由記事者便文致然耳古書經秦火後傳聞異辭不必執此以非彼

濕有萋楚

序云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正義曰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承琪案序下箋以狡狴淫戲解恣字首章箋亦但云疾君之恣則似鄭所見序本無淫字但詩以無家無室爲言故序謂思無情慾者自困學紀聞云檜有疾恣之訓引周語富辰曰檜之亡由叔妘何氏古義陸堂詩學遂緣此立說欲求所疾之人以實之鑿矣此篇傳語甚簡詩旨難以遽明惟以首二句爲興訓天爲少沃沃爲壯佼則子字自當指人不指萋楚可見者如此而已鄭箋

申之興意自瞭但以鈹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不妄尋蔓  
 草木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  
 其無妃匹之意則全篇皆屬正興取義稍迂惟呂記謂長楚枝  
 柔牽蔓比人之多慾而以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者為赤子  
 之心至長有室家而後為所牽蔓則於文義較順戴氏續詩記  
 曰隰有萋楚疾其君恣欲至于弱不自持也漢成帝欲老於溫  
 柔之鄉委身釋命莫知所主若萋楚之類是也語有云人不婚  
 宦情欲失半慤然無知此訓知不依爾雅非是說見後室家未立童心可樂也  
 萋楚始生其光沃若及其有枝有華牽蔓輒弱不能扶持但見  
 困苦憔悴爾夫亦何樂之有此與呂記略同而尤為融浹集傳  
 謂政煩賦重似與王風兔爰小雅苕華意近但以為賦體而謂

民歎不如草木之無知則以子指萇楚而無家無室語意難通

黃氏日鈔已辨之矣

嚴氏質疑曰有狐之子集傳亦即指狐狐無衣裳萇楚無室家說皆未可通

隰有萇楚傳萇楚鈹弋也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萇楚一名鈹

弋本草云鈹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

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疏云今羊桃是也葉

嚴緝引陸疏葉字下多如桃而

光尖五字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承琪案

中山經豐山其木多羊桃狀如桃而方莖可以爲皮張郭注云

一名鬼桃治皮腫起神農本草經羊桃一名鬼桃一名羊腸名

醫別錄云一名萇楚一名御弋一名鈹弋陶注云山野多有似

家桃又非山桃子小細苦不堪噉花甚赤詩云隰有萇楚者即

此也蓋萇楚之爲羊桃固無歧說惟陸氏云過一尺引蔓於草

上與鄭箋不妄尋蔓正相反陸氏又云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陸所言甚詳當得其實鄭箋取喻迂闊且與所言其枝猗儺而柔順者又自相戾矣

猗儺其枝傳猗儺柔順也經義述聞曰萋楚之枝柔弱蔓生故傳箋竝以猗儺爲柔順但華與實不得言柔順而亦云猗儺則猗儺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阿難與猗儺同字又作旖旎楚辭九辨曰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曰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王引詩作旖旎而訓爲盛貌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二家詩也承琪案猗儺固可以美盛言而亦未嘗無柔順之義高唐賦東



西施翼猗昵豐沛此固近於美盛若上林賦之紛溶削蓼猗昵

從風

張揖曰猗昵猶阿那也考工記鄭司農注兩引皆作倚移從風說文移禾相倚移也此倚移亦與柔順義近

南

都賦阿那蒼茸風靡雲披漢人詞賦多本詩騷此皆狀草木之

柔靡則不得以猗儺爲專指美盛又司馬相如大人賦又倚昵

以招搖

張揖曰倚昵下垂貌

楊雄甘泉賦夫何旗旒郅偃之旖旎也王褒

洞簫賦形旖旎以順吹兮又云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阿

那腰腰者已

注云阿那腰腰舒遲貌

此則竝非草木更不得泥於美盛之

訓蓋隲桑之阿難爲美盛甚楚之猗儺爲柔順言各有當傳義

不可易也至華實皆附於枝枝旣柔順則華與實亦必從風而

靡雖概稱猗儺不妨

樂子之無知箋云知匹也正義曰知匹釋詁文下云無家無室

故知此宜爲匹也陳氏稽古編曰爾雅知匹語殆專爲此詩注脚故康成用之宋儒以其驚俗仍解爲知識義承琪案釋詁知儀爲匹皆以疊韻取訓如流求干扞之例皆見於詩爾雅本釋詩書故傳箋依用之後人以義非習見而蔑棄古訓者多矣

匪風

序云匪風思周道也首章傳云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云周道周之政令也詩序辨說從歐陽本義謂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之周道倭遲耳序蓋不達此意李氏集解曰據詩以國小而思周道則不應爲道路之道此語足以斷之何氏古義曰此如孔子所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也至潛夫論云匪風冀君先教也古義云所謂先教未詳其旨承琪案王符此論誤

以逸周書所云高辛氏有郇之君當國風之檜其本已譌尙何足信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曰臣聞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

師古曰慙古怛字

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

蓋傷之也此所引說蓋卽內傳之說與毛義合一以爲非古一以爲非有道皆傷今而思古也李解謂毛氏強增有道二字非詩本意不知傳有道卽指周道言之何云強增乎宋人於此詩各自立說張子曰人之不安如風中車上歐陽謂顧瞻周道非是爲風之飄發車之嘒偈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甯蘇氏曰匪

風也而乃至發發匪車也而乃至偈偈董氏以爲猶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之意然毛詩師說相承其誼甚古不宐妄改又韓詩  
外傳云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甯故曰其風  
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  
發兮匪車揭古義引此作揚字此據誤本檢影鈔元刻本仍作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可見此詩言風言車皆與周道關係非泛言不安之狀或又謂  
古字匪彼通用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偈偈然意義殊  
淺不如從傳爲得

何氏古義曰說文無偈字當依前漢書作揭云高舉也車升高  
則在車上者必震盪而不安此亦車中卽事之語承琪案廣雅  
亦云偈疾也衛風伯兮揭兮韓詩作偈文選注引韓詩曰偈桀

挺也疾驅貌與毛此訓正同白帖十引此詩又作匪車揭兮可知揭偈古同字說文揭去也疾驅者有去義則此偈字或當爲揭之借字卽從漢書作揭而以爲高舉亦謂其疾驅揚起耳非有異義也

誰能亨魚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稽古編曰周自文武以來以優柔寬簡爲治此周道也厲王時變爲嚴急監謗耑利民焦然不安生故詩人思得一仕於西周者告以周之舊政令使以亨魚之法爲治民之道也老子云治大國若亨小鮮意與毛傳正同後儒言詩略於訓義亨魚之說箋疏俱無發明遂無有過而問者翁氏附記曰陳氏此說甚暢然疏中明言亨魚治民俱不欲煩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

治民貴安靜此固已發明傳義矣玩末章首句著意亨魚則前二章匪風匪車二句俱宜重讀若如集傳之說則皆不著重首句矣

漑之釜鬻傳漑漑也鬻釜屬釋文漑本又作概古愛反案漑乃水名非滌義說文手部概滌也引詩概之釜鬻是毛詩本當作概正義曰釋器云甗謂之鬻鬻鈔也孫炎曰關東謂甗爲鬻涼州謂甗爲鈔郭璞引詩云漑之釜鬻然則鬻是甗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甗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釋文引說文鬻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甗曰鬻陸意從許以合毛傳鬻爲釜屬之訓卽說文一說爲鼎亦曰若甗而非卽甗不必如孔疏亨魚用釜不用甗之疑楚辭九歎云爨土鬻於中宇王逸注云

鬻釜也亦與毛許義同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承琪案說苑善說篇蘧伯玉使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及見楚王曰楚最多士而不能用云云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車二乘追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漑之釜鬻孰能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此亦謂求賢輔治之意與傳箋義合

韻對之效音韻之略也抑有備求寶麟帝之德與神靈靈命  
極重誠哉觀前王之代出效精曰辨論享庶貴之益壽延年也  
韻云云效景王終於一國國事二終終十首韻本之上字音  
向五劫數終於干音韻本之上又景王曰景景王曰景景王曰不雅  
韻善哉韻對之也效音韻因之書如令承其案詩技善韻韻善  
八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  
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  
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韻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六十終

長沙王 寶校  
善化劉 鐸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六十一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十四

涇胡承珙墨莊著

曹

蜉蝣

序云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釋文云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公詩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註本有未詳其正也校勘記云集注是也觀前譜正義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是正義所見鄭譜左方中不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釋文所見乃誤本因此而

去此序昭公字耳翁氏附記曰朱子改刺昭公爲刺時人義亦相通第詩本詠歎之辭非如史傳之文得所指實安能必於本篇中確有可考而後信乎序旣云昭公則卽是可考凡讀詩序皆如此

何氏古義曰范蔚宗云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賒賒與奢通范氏補傳曰檜曹皆小國詩亦相似檜之變風始於羔裘曹之變風始於蜉蝣羔裘刺絮其衣服蜉蝣刺好奢亦類也羔裘之詩不及政治序詩者以其逍遙游燕而知其必不能自強於政治蜉蝣之詩不及小人序詩者以其將無所依而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然不能自強猶愈於將無所依此曹所以又出檜下也

蜉蝣之羽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段氏懋堂曰猶當作獨承琪案此傳言蜉蝣朝生莫死而猶美其羽興曹君危亡將至而猶務於奢耳作猶義本可通不必改獨嚴氏質疑謂毛傳似反以昭公不能修飾衣服爲不如蜉蝣失詩意此可謂不善讀傳者

衣裳楚楚傳楚楚鮮明貌說文黼會五采鮮色引詩曰衣裳黼黻段注云黼其正字楚其假借字也蓋三家詩有作黼黻者如毛革韓韜之比陳氏稽古編曰每章第一句以蜉蝣起興第二句卽指昭公若作比體以全章皆指蜉蝣首句言羽言翼次句復言衣裳不已複乎且泛以衣裳借言猶可也確指爲麻衣愈不得以蜉蝣當之矣況蜉蝣黃黑色此爾雅郭注而集傳遵用

之者也黃黑色而云如雪可乎承琪案秦策不韋使楚服而見  
高誘注楚服盛服此卽用詩楚楚之義次章采采衣服傳云采  
采衆多也文選鸚鵡賦注引韓詩采采衣服辟君曰采采盛貌  
也

沈氏清瑞曰詩考以此條入大東改粲粲衣服以就之非是

夫曰衆多曰盛貌亦必非指

蜉蝣之羽可知蓋集傳於此以興爲比誤與周南螽斯篇同

於我歸處翁氏附記曰每章末句諸家皆未明白箋疏云君將  
於何依歸此於我字竟拋荒矣且以我字指我君言文義未順  
呂記嚴緝皆云其於我歸處乎竟似欲以作詩者自任爲君所  
倚尤未安矣朱氏鶴齡引鄧元錫說謂末句是約奢之義

鄧云志競

則奢愈競則愈奢歸處歸息歸說不競矣是約奢之道也

於語意更不協惟蘇頌濱曰君子

悲其淺陋而知其不能慮遠憂其國以及其身曰我將於何歸

處此說得之承琪案此但將二句連讀自明謂心之所憂者於我乎不知所歸處也表記引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正義云此詩言曹君好潔其衣服不修政事國將滅亡故賢人之心憂矣說舍也國既滅亡於我之身何所歸舍此解詩於我二字文義最合詩疏乃依箋爲說耳至三章於我歸說箋云說舍息也釋文說音稅此鄭義也又云協韻如字則讀爲言說之說故黃氏佐凌氏濛初皆謂欲其人之依歸於我而教誨開諭之夫在朝者既皆小人矣尙何誨諭之有至表記引此詩注云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釋文說音悅正義以爲引詩斷章承琪案表記引詩之意承上問寒問飢之類言有口惠者必有其實故云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猶言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殞也所引

詩歸說仍當作稅舍解康成注禮似不如箋詩之當毛傳但於  
次章訓息爲止而歸處歸說皆無傳必以其義大同舉中以該  
上下耳

蜉蝣掘閱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  
埤雅蜉蝣掘閱言掘土使解閱也管子掘閱得玉王氏總聞曰  
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虞東學詩曰箋云掘  
地解閱者蓋蛄蟻生土中掘地而出開解其穴如闢戶然故云  
掘閱小正續注引此詩閱猶門也詩故云讀管子掘閱得玉始  
知閱與穴通稽古編曰今管子竝無掘閱得玉語惟山權數篇  
云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房注云掘穿也穿地至泉曰闕豈掘  
閱得玉別見他篇而近本逸之乎詩小學云古閱穴通宋玉風

賦枳句來巢空穴來風枳句空穴皆重疊字空穴卽孔穴善注  
引莊子空閱來風司馬彪云門戶孔空風善從之老子塞其兌  
閉其門兌卽閱之省假借字也說文堀下引浮游堀閱堀閱是  
雙字猶孔穴言蟬蛸出孔穴中也傳云容閱卽史所謂容頭過  
身孟子事是君則爲容悅容悅卽傳之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  
解閱二掘字皆堀之譌鄭意謂出於堀中而解脫變化說閱與  
毛異承琪案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  
是孔所見他本箋有作鮮閱者故釋傳容閱爲形容鮮閱但傳  
云掘閱容閱則容乃解經掘字何得謂爲形容段以容閱爲容  
悅與正義閱者悅懌之意相近亦非是鄭箋掘地解閱掘當訓  
穿閱當讀脫謂穿地解脫而出卽說文引作堀云突也亦謂穿

地突起若如段說掘闕但作孔穴解則蜉蝣孔穴殊不成語蓋解閱猶言解蛻說文蛻它蟬所解皮也廣雅釋詁蛻解也山海經中山經峽山多空奪注云空奪卽蛇皮脫也然則傳云容闕者容疑作空闕亦讀脫掘空闕脫以聲爲訓傳箋義同非有異也

麻衣如雪傳如雪言鮮絜箋云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何氏古義曰諸侯夕深衣所以言麻衣者蜉蝣朝生莫死君服麻衣則薄莫之時而蜉蝣之生亦不久矣甚危之至也承琪案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注云麻衣白布深衣蓋古者布衣皆謂之麻衣諸侯朝元端夕深衣此本禮之定制未見其奢箋以朝夕變易衣服爲奢非是惟深衣以十五升



布而鍛濯灰治之詩言如雪者見其功之至精猶檜風刺好絮衣服而云羔裘如膏羔裘亦人君所宜服但狀以如膏則見其君不留意政治而惟於衣服之間力求精粹侈心之萌卽在於是若非所當服而服之是僭而不徒奢矣

候人

序云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陸堂詩學曰石林葉氏言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衛宏詩序至魏始行也愚謂左傳晉文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宏說似乎有因若以國語參之頗覺其謬晉語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楚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案

楚成王之立在惠王六年曹共公之立在惠王二十五年晉公子如楚在襄王十四年楚成與曹共雖爲同時然豈有曹之新詩而楚君已成誦在口者俟人之刺其與蜉蝣之刺昭序說似皆未可從承琪案葉氏之說與六經奧論詩序辨說同陸氏更據國語以疑刺共之說不知風謠之作列國流傳曹詩偶傳於楚而成王誦之亦事所恆有僖二十四年左傳鄭子臧好聚鵠冠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此記當時君子之語亦正與曹共公同時又何疑於楚王之成誦乎至宋儒據范氏謂詩序出於衛宏遂疑此序乃宏附會左傳爲之不知毛傳於三百赤芾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經文惟言赤芾而傳益以乘軒與左傳合足見毛以前經師相承爲刺共之

詩必非衛宏之所能附會矣

非效吳越晉二國此固語耳

彼侯人兮傳侯人道路送迎賓客者言賢者之官不過侯人箋云是謂遠君子也正義曰天子之官侯人是上士下士諸侯侯人亦應是士此乃身荷戈祲謂作侯人之徒屬非侯人之官長承琪案此因周官侯人職云治其禁令以設侯人鄭注謂選士卒以爲之卽引此詩故以此侯人非其官長然傳明云賢者之官則卽以爲侯人之官長率其徒屬以防備姦宄是亦屈于下僚未嘗不是遠君子也李解引程蘇之說謂侯人祇守疆場而其公寵之使服卿大夫之服集傳本之似以彼其之子卽指侯人此於三百赤芾語不可通豈此三百者皆由侯人升服大夫之服曹之侯人不應如此其多也玩經文兩彼字正相對照傳

於彼其之子云彼彼曹朝也則上彼字專指倭人言一則奔走  
道涂一則委蛇朝宇或遠或近彼此相形語意分明無庸岐解  
何戈與祲傳何揭祲爻也馬融廣成頌祲爻狂擊章懷注云祲  
亦爻也說文祲爻也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  
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祲詩曰何戈與祲禮記樂記行其綴兆  
注云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疏以爲齊魯韓詩  
呂記引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亦作綴承琪案祲字从爻祲之爲  
爻其本義也許氏以其从示聲故又有高懸羊皮一義懸羊皮  
者蓋卽用爻懸之以爲揭示揭示卽表也祲有表綴之義三家  
詩或有借綴爲祲者而鄭氏注禮卽用以證綴之爲表耳實則  
其器爲爻其名爲祲其義爲綴非祲與綴有二物也國語單襄

公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則是何戈與祓者卽負弩矢先驅之意然曰爲導則戈祓不獨以防姦或並用以表道歟

維鷓在梁不濡其翼傳鷓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鷓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箋云鷓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禮記表記注云鷓胡污澤也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正義云詩注言鷓鳥在梁必濡其翼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乖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所注不同也承琪案經文不濡不稱語意相應以鷓在梁則當濡其翼而乃不濡之子在位則當稱其服而乃不稱蓋用物理反常爲興也禮注似非詩旨傳云

梁水中之梁見鵜既在水中無不濡其翼味者興意重在不濡不必更於梁求解韓昌黎集注引施士丐詩說云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歐陽本義卽用其說呂記嚴緝皆從之然就梁竊魚亦非詩中本旨不如傳箋取興爲合又案表記注以鵜之不濡其翼爲善似以不濡反興不稱故李氏詩所云水鳥而在梁則能不濡其翼設他鳥居之則濡矣以興不稱其服者此亦非是漢書五行志云鷓鴣卽汙澤也或曰秃鷲小雅白華有鷲在梁箋謂鷲性貪惡北史魏明帝獲鷲於宮中養之崔光諫云貪惡之鳥埜澤所有黃初中鷓暫集而去猶以爲戒云云可知鷓與秃鷲同爲惡鳥此詩取興必非以鷓爲善楚辭九思云鷓集

兮帷幄章句言小人在尊位亦是以鵜喻小人也

不遂不媾傳媾厚也箋云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終將薄於君也李氏集解曰歐陽破毛鄭以謂徧考前世詰訓無久厚之訓然歐氏之說則以爲婚媾之義貴賤匹耦各以其類彼在朝小人不從羣小居卑賤而越高位是處非其宜而失其類也其說不通張氏曰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爲稱意言不稱其寵待也如此說則與上章不稱其服爲一意承琪案此集傳所本也然久厚之訓其來已古媾厚者疊韻爲訓一切經音義廿二引白虎通義云媾厚也重婚曰媾也故詩疏以重昏媾者情必深厚釋之遂猶久者比方爲訓遂訓成亦訓申皆有久意故曰猶久國語晉公子如楚成王以周禮饗之九獻庭實旅百既饗令尹子

王請殺晉公子王不許又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

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郵又甚矣效郵非義也

韋注云媾厚於

其寵也詳楚子引詩之意蓋謂九獻庭實是厚也而又殺之是

不終其厚與曹詩所云不遂其媾者其過同矣故其下云楚子

厚幣以送公子於秦是則所謂終其厚矣據此則此詩之解自

以毛鄭爲正言小人竊祿高位可謂厚寵然而無德以居之將

不能久厚於其寵也

蒼兮蔚兮南山朝隋傳蒼蔚雲與貌南山曹南山也隋升雲也

箋云蒼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

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稽古編曰詩兩言朝隋蝮蝮之朝隋虹

也爲將雨之徵候人之朝隋雲也爲小雨之驗木華海賦蒼蔚



雲霧正用曹詩語張子厚解朝階爲登山伐木誤矣至蒼蔚正指朝階婉變正指季女文義相應也朱子分蒼蔚爲草木朝階爲雲氣亦未當承琪案末章四句自傳箋外諸家之說多以上二句喻小人之繁盛下二句喻君子之困窮但於蒼蔚必取草木鬱盛爲義蓋因二字皆從艸故云然耳說文蒼艸多兒从艸會聲詩曰蒼兮蔚兮此字與毛同而義仍異毛以蒼蔚爲雲興者謂南山朝階如草木蒙茸朱氏通義引呂覽山雲草莽爲證是也說文女部云媿女黑色也从女會聲詩曰媿兮蔚兮此或三家詩本有作媿者或本作讀若詩曰蒼兮蔚兮而今說文有脫誤要之於詩義無當也

鳴鳩

序云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張氏詩貫曰凡詩稱君子者單言已足淑人與君子竝稱惟小雅鼓鐘與此篇耳蓋非實指其人故連舉淑人君子以寓其懷念之情則當定爲思古人之作而非現在也稽古編曰援古刺今詩之常體不獨鳴鳩然也晦翁以爲是美非刺徒以詞而已況末章曰胡不萬年蓋思之而不得見若曰天何不假之年使至今存也思古之意顯然蓋因一罕習於神姑云然且詩文皆神矣良以鳴鳩在桑其子七兮傳鳴鳩結鞠也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承琪案鵲巢序亦云德如鳴鳩蓋鳴鳩均一之德經師相承其說甚古此傳朝莫上下之說亦必目驗而知如鵲性不樹止桑扈

不啄粟之類古人博明物理究極羣書非可據所不見妄生疑  
異荀子勸學篇云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  
明耳不兩聽而聰螭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鴉鳩在  
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  
結于一也此毛詩所出也說苑反質篇引傳曰尸鳩之所以養  
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萬物天  
心也此蓋出三家詩傳列女魏芒慈母傳引詩首章云云言心  
之均一也鴉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語與說苑  
略同韓詩外傳云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繇禮莫優得師莫愼  
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  
也淮南詮言訓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詩曰淑

皇清經義卷之九  
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于一乎後漢  
書鮑宣傳云天子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據此則  
三家詩及諸儒之說皆與毛同真古義也歐陽本義乃謂子之  
七及在梅在棘在榛皆爲鳴鳩用心之不一謬矣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箋云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  
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傳云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段懋堂曰  
上箋執義當如一下箋執義不疑此言執義一文句相承當亦  
箋語非傳語今本標起止作傳是正義本已誤承琪案段說是  
也儀之爲義毛時通用故不更爲儀字作訓後漢時則禮義之  
義與威儀之儀截然各異故鄭於人而無儀則云儀威儀也於  
此儀則云儀義也悉爲分別如此呂記引董氏曰崔集注作其

義一夸此殆因箋說而改然惟言執義一則所包者廣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其末引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然則儀一謂執義如一尤有明證後儒多以容儀解之隘矣且在次章其帶其弁乃言其容儀服

飾耳

其儀不忒傳忒疑也案忒之訓疑他無所見惟爾雅釋詁有貳疑也古忒字多借貳爲之或轉譌爲貳亦譌爲貸說文貝部貳副益也貸施也貳从人求物也皆於疑義不相近心部忒更也恣失常也忒恣蓋本一字故釋詁貳疑也字當作忒或以聲近借貳又以形近譌貳郭註釋詁遂謂有貳心者皆疑惟毛所據

爾雅本作忒故直訓忒爲疑陸氏於釋言爽忒也始爲忒字作音則所見釋詁必作貳疑也可知詩正義以忒疑爲釋言文者言乃詁字之譌但又云執義如一無疑貳之心則不獨所見爾雅作貳疑也卽所據毛鄭詩本亦必有借貲爲忒而轉譌作貳者禮記緇衣引詩其儀不忒釋文云忒本作貳然詩中如士貳其行無貳爾心傳皆不訓疑又忒與棘國爲韻古韻皆之部入聲與貳字爲脂部去聲者本不相通也緇衣云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尤足見毛傳以忒爲疑誠確詁矣

正是四國傳正長也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伯按勘記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傳正是也小字本相臺本是

作長考文古本同案長字是也段云正是也不誤鄭乃易爲正

長也下章箋正長也三字蓋本在執義不疑上承琪案段說是

也正義曰傳言正長釋訓

當作釋詁

文則孔所見本已誤矣呂覽先

已篇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荀

子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

注云

或曰按然後也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

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據此引詩皆謂正身以正國與毛傳訓正爲是義同說文正是也从止一以止是直也从日正故左傳曰正直爲正毛義甚精

不必改訓爲長

下泉

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詩序辨說謂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爲其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其公之罪承琪案此非通論也其公寵任小人羣邪用事則其侵刻下民勢所必至獻狀之討固由自取然晉人執其君分其田以其私憾敗國殄民虐亦甚矣詩人憂之而思明王賢伯者所謂螻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何得云天下大勢非曹共之罪邪呂記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檜曹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瞻



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益明

冽彼下泉傳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粟冽字從夂是遇寒之意故爲寒也段云大東傳冽寒意也唐石經誤作冽詩本音從之考易井冽字从水列聲清也詩冽彼下泉有冽沈泉字从夂列聲寒也東京賦元泉冽清薛注澄清貌善注引冽彼下泉誤承琪案詩取輿之意重在寒泉之侵物故大東亦曰有冽無浸許氏名物鈔云泉以潤物然必於春夏之時乃能發生至於寒則不適於用而徒以浸彼稂蕭著草而又傷之耳於以見王澤不下流而所被之政非澤也此說頗合詩旨嚴緝乃謂此冽字當從水與大東異誤矣

浸彼苞稂傳苞本也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說文莠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董莠段注云當作禾粟之莠詩爾雅音義皆引說文采作莠當據以訂正生而不成謂不成莠也不成謂之童莠已成謂之莠此莠莠二字連屬之義云禾粟之莠者惡其類禾而別之也陸璣疏云禾莠爲穗而不成崩巖然謂之童梁今本莠作秀誤承琪案段說是也說文莠下又云禾粟下揚生莠也莠與莠皆連禾粟言之正以其似禾粟而非禾粟耳大田不稂不莠傳云稂童梁也莠似苗也若分爲二物然諸書多言莠能亂苗不及莠者正以莠竝不成爲莠也陸疏云禾莠爲穗而不成者禾莠亦謂禾中之莠李氏集解引陸疏正作禾莠郭注稂童梁以爲莠類是已邵氏正義云稂爲穀之有稗而

無米者南方農諺謂之扁子禾不能成實則爲稂豐年則無之  
大田所以言不稂也稂雖無米亦稍有米皮今南方用以飼鶩  
又以飼馬魯語所謂馬餼不過稂莠也至於下泉之詩則舉童  
梁之得水而病以見嘉禾之不殖竝及蕭著以見庶草之盡卒  
章言黍苗之盛陰雨之膏嘉穀自無稂莠此詩人追思盛治所  
由寤歎而不能忘也今案稂爲莠類左傳伯有之門上生莠其  
爲陸草可知故毛云非漑草得水而病也邵氏云農家穫稻簸  
而揚之以去其稂則誤稂爲稻種若本係稻種正與水相宜不  
當取爲民困之喻總由誤以稂爲禾之秀而不實因又誤爲稻  
種耳

箋云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正義謂下章蕭著皆是野草此

不宜獨爲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稽古編曰孔申鄭義尙有未盡下泉浸物本喻虐政困民蕭以祭著以莖皆草之可貴故恐其傷稂爲害苗之草鋤而去之唯恐不盡何反以見傷爲虐乎鄭意或因此故破稂爲涼涼爲草名無他典可證康成當別有據耳承琪案陳氏以蕭著爲可貴之草故疑稂非稂莠之稂嚴緝則謂泉流不灌良苗而所浸乃稂莠蕭著之野草詩所詩貫遂皆以爲惠及小人之喻不知經文但以下泉曰冽則不如陰雨之膏苞稂曰浸則異於黍苗之芄兩相比照其義自明稂蕭著黍皆以喻民政異而民非有異也至箋破稂爲涼正義曰釋草未見草名涼者不知鄭何所據考釋文稂徐又音良說文葭艸也从艸良聲史記司馬相如傳其卑溼則生藏葭

蒹葭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葭尾艸也索隱引郭璞云葭尾似  
茅爾雅孟狼尾注云似茅今人亦以覆屋然則葭尾卽狼尾矣  
陸疏云蕭一名牛尾蒿狼尾牛尾二草蓋形相似者說文云蕭  
蒿屬陸疏云蕭似藟蕭則蕭與蒿亦同類相似鄭云涼草蕭  
著之屬者豈卽爾雅之狼尾歟

四國有王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左  
傳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  
諸侯朝聘天子承珙案傳釋有王云諸侯有事是四國有王言  
四國有勤王之事凡會盟征伐皆是而朝聘亦在其中商頌莫  
敢不來王左傳宋公不王國語荒服者王此謂朝覲也襄十九  
年左傳云以蕃王室王事無曠則凡勤王之事所包者廣矣惠

氏詩說曰風之言王者五衛詩曰王事敦我又曰爲王前驅晉詩曰王事靡盬秦詩曰王于興師而終以曹之詩曰四國有王皆編詩之微旨也下泉序謂共公共公於魯僖九年卽位是時齊桓始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凡齊桓會盟共公幾于無歲不往自晉文入曹之後終共公世不與會盟而曹遂自此不振宜其思王與郇伯也

郇伯勞之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正義曰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省其所職之諸侯者鄭云州伯謂爲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惟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爲牧下二伯也

承琪案經傳亦未有郇侯爲州伯之文惟竹書昭王六年錫郇伯命此或郇侯之後繼世爲方伯者毛以爲東西二伯當時亦必有所據此詩末章四語與小雅黍苗略同彼云召伯卽召穆公觀大雅江漢所言召穆公在宣王時受九命圭瓚秬鬯之錫明是繼其祖召康公爲東西大伯故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正義曰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爲二伯以兼卿士耳以彼證此彼召伯爲大伯此郇伯亦當爲大伯矣況一州一牧二伯佐之祇各治其當州諸侯左傳桓九年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臣瓚注漢書地理志云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今河東有荀城古荀國水經注汾水又西逕荀城古荀國也又云涑水又西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蓋其故國

也是則郇侯封國在冀州之境若爲州伯祇治其當州諸侯未  
必遠及兗州之曹曹人何爲思之此必爲東西大伯曹國在其  
所轄如召南之思召伯云爾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六十一終

長沙王  
善化劉  
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六十二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十五

涇胡承琪墨莊著

豳

七月

序云七月陳王業也漢書地理志曰昔后稷封釐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承琪案此因言周秦風俗而連類及之非以七月一篇兼有文武時事孔叢子引孔子曰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此實周公上述豳俗以明農桑爲王業之本與大雅公劉尙書無逸同義而其後創制周禮遂以播之籥章專官守之若非追陳豳俗何以名之爲豳若非周公所

作又何以鴟鴞以下六篇皆周公之詩而附於其後邪

周禮春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則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峻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注以七月之詩當之其箋詩卽自用其說而集傳非之以爲風中不得有雅頌又一詩之中首尾相應剗其一節而用之恐無此理於是備列三說謂本有是詩而亡之者王氏安石也謂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者饒氏魯也謂楚茨諸篇爲豳雅噫嘻諸篇爲豳頌者或說也王氏詩總聞又謂本七月一詩而和器之聲有不同陳氏稽古編一取而駁之而於王雪山雜引笙師眠瞭以釋豳雅豳頌之說攻詰尤力謂宋人諸說無一可通然陳氏猶沿疏家謂鄭氏三

分七月以當之之說以爲雖屬臆度於義無礙承琪案詩疏謂周禮注以七月首章流火燔發之類爲豳風于耜舉趾之類爲豳雅其後章穫稻釀酒躋堂稱觥之事爲豳頌與詩箋小異詩箋則謂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豳風以介眉壽以上爲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信如所言則割裂穿鑿誠爲無理今反覆禮注詩箋乃知所謂三分七月者皆疏家之誤而鄭氏實未嘗有是也鄭氏於周禮具有師承必非無本籥章首言掌土鼓豳籥可見此一官專掌以籥歛豳別無他詩亦別無他器

鄭注籥章引明

堂位曰土鼓蒯桴葦籥伊耆氏之樂秋官伊耆氏注云伊耆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蓋八蜡皆爲農事此歛豳亦多爲農事故爲伊耆氏之樂耳

其所謂豳詩豳雅豳頌者舍七月一詩更將誰屬

鄭注歛豳詩云豳風七月也歛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

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又云幽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又云幽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細繹注意蓋籥章於每祭皆獻七月全詩而其取義各異取迎寒暑則曰幽詩取言耕作則曰幽雅故注云謂之者言因此義而謂之雅因彼義而謂之頌耳又曰歌其類者卽左傳歌詩必類之義鄭撮舉詩詞正指類以曉人則凡篇中言鑿冰肅霜類乎寒暑之氣者皆謂之風言婦子入室類乎男女之正者皆謂之雅其餘所不言者以類推之而已至箋詩於殆及公子同歸以下繫云是謂幽風以介眉壽以下繫

云是謂幽雅萬壽無疆以下繫云是謂幽頌是謂者猶禮注云謂之雅謂之頌也蓋以七月全篇備風雅頌之義籥章獻之以一時而其三用如二南爲房中之樂而用之鄉人則爲鄉樂月之邦國則爲燕樂皆比類以取義竝非截然分首二章爲風六章以上爲雅八章以上爲頌也孔氏不善讀箋注妄爲分別致後人以三分七月之說歸咎鄭君夫籥章所掌幽籥明是總括之辭在當日如何采詩入樂以成節奏後人已不能知又安能判某章爲風某章爲雅爲頌耶惟明乎鄭氏歌其類之義則知籥章止言獻幽必不當求諸七月之外籥章言幽詩者正謂幽風以其詩固風體也其曰幽雅幽頌者則又以詩入樂各歌其類合乎雅頌故也此可見詩與樂各有取義亦非於一詩之中

隨事而變其音節且風詩義兼雅頌猶雅詩亦兼風與頌

大雅崧高

云其風肆好又云吉甫作頌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蘋采芣伐檀白駒騶虞此惟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已亡餘皆國風而謂之雅又漢杜夔傳云舊雅凡四曲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而伐檀騶虞皆風詩則不得謂別有幽雅幽頌而亡之矣

歐陽本義謂齊魯韓詩無七月後之作六經輿論者因之案齊魯詩宋時久亡卽韓詩在宋儒已有見有不見者故歐公謂祇存外傳則何由知三家之無七月此不過傳聞謬說未檢釋文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所引韓詩明明有七月耳明人豐坊僞爲魯詩世學妄改七月名邠風而不知昭四年左傳云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篇名顯然此眞所謂昧目而道黑白者矣潛夫論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案大小者謂上自朝

廷續武鑿冰下及閭閻衣食瑣屑之事終始者謂卒歲改歲終始循環無有休息也范氏補傳曰周公作是詩所陳一歲之事

備矣而以七月爲首何也意者夏正建寅至七月則過於中是時以農爲本前乎此則田功未畢至七月則耕稼耘耔皆已訖功止俟其成耳國君於是月而訓農則卒歲與來歲之事無不畢舉蓋其意欲使之預備無後時之悔此說本之程子於七月名篇之意言之頗諦而篇中四序錯成彼此先後從無言及者惟虞東學詩引蔡宮聞曰首章自七月推至四之日是二月也

次章卽承二月言之

承琪案何氏古義曰春日孔以爲建辰之月案月令云仲春之月倉庚鳴夏小正二

月采繁則此章兩春日皆謂二月也

三章卽繼三月言之

承琪案春秋考異郵曰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

三章以四章以四月爲始而推至十二月五章以五月爲始而推

至十月六章以六月爲始而推至九月七章又承九月十月言之八章宜繼以一之日矣舍一言二者豈當躋發之時于貉之外無他事歟論雖無關大義而推索極細故錄存之

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流下也劉氏瑾曰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周公時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月日在鶉首昏時大火西流于地之未位此詩上述幽俗而言七月流火者據周公所見而言也承琪案幽詩皆用夏正不應據周時之星象以述夏初之幽風堯典中夏以永星火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皆在五月初昏則六月尙在未位巳午位俱屬南方直至七月而火在申位始流於西耳況傳以火爲大火或卽以大火之次言之孟秋之月初昏在申位故爲西



流正義引鄭志答孫皓問以堯典星火謂大火之次與七月之火爲心星別此亦但謂心爲季夏中星初非以七月所言必是周初之星宿也

戴氏詩考正曰後儒以是詩爲周正所自起又或以言月言日穿鑿爲之說皆非也自大撓作甲子以十二子正四方卯正東午正南酉正西子正北丑寅爲東北之維辰巳爲東南之維未申爲西南之維戌亥爲西北之維堯典又以四方配四時春東作夏南訛秋西成冬朔易則十二子之爲十二月建由來久矣十二子始正北子爲一丑爲二寅爲三卯爲四以之繫日子月可云一之日丑月可云二之日寅月可云三之日以次而終於十二若言十有一月盛發十有二月栗烈則失詩辭之體故變

文稱一之日二之日下三之日四之日不復稱正月二月連文也九月十月若云十有一之日十有二之日亦失詩辭之體故卒章因二之日連至四之日下變文稱九月十月又曰春日曰蠶月紀時之法不泥一定而要之止用夏正非雜舉周正是以二之日而言卒歲也承琪案此說本宋張氏謂言日又言月別無義例只是文順然三百篇固多用夏正而此篇說文獨異未必全無意義如但以隨文便稱則十有一月十有二月以不辭而改爲一之日二之日可也若云正月于耜四月舉趾未爲不辭也而何以必曰三之日四之日乎蓋以周公而陳幽公之事若用周正而以子爲正月則非追述夏時之義如以寅月爲正月則又礙於周王之正朔故不得不變其文例於子丑之月以

數紀之然使言一月二月則仍混於周正且與下四月五月等稱夏時者不合故又變月言日謂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也至於寅卯之月既不可云正月二月又不得再言一之二之故遂因乘上數稱爲三四雖云便文亦卽所以避周正夏正之名而因見其義也傳云一之日十之餘也蓋以十者數之終十月之後當復起數連十言之則爲十有一除十言之則直謂之一耳可見傳先言此者正欲人知經文但以數紀之意竝非以此爲周正所自起其下又云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正月也不過指類以曉人亦非謂幽詩通用三正也或謂尙書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劉歆三統歷見漢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是子月可稱一月不

知史文據事直書自當稱月詩則因詞託事其體不同故可變  
月言日況秦誓武成專以周正起數幽風以周公而述夏時焉  
可比例但必如正義陽生稱日陰生稱月之說則誠未免穿鑿  
耳

一之日鬻發二之日栗烈傳鬻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段氏詩  
小學曰下泉正義七月云二之日凜冽字從冰是遇寒之意文  
選長笛賦注引毛傳凜寒也

今本誤凜

風賦注引毛傳凜冽寒氣也

古詩十九首注引毛詩二之日栗冽毛萇曰栗冽寒氣也說文  
凜寒也玉篇凜冽寒貌冽寒氣也按五經文字人部有冽字知  
七月作凜也今說文無冽字有洌洌泉正義引說文冽寒貌高

唐賦注引字林冽寒風也嘯賦注引字林冽寒貌是唐時說文

字林均有冽字今說文冽訛爲灑釋文云栗烈說文作颯颯考風部不引此詩又按澤波溼冽皆疊韻字以說文爲正澤波字在第十二部波冽字在第十五部如氤氳壹鬱之類霽發栗冽皆音之譌小雅霽沸檻泉司馬相如賦作澤沸一作澤淳蓋古文詩字在十五部說文火部燁燧火兒上字十二部下字十五部正與澤波澤沸同霽从角盛聲當爲波沸字之假借且其字不古雅當從說文所引作澤波爲正承琪案段說是矣然毛詩字多假借霽發疊韻栗烈雙聲說文澤風寒也毛詩卽借吹角之霽爲之猶霽策亦通作筆策也發釋文云如字詩中如匪風之發兮四月之飄風發發皆以發爲風是也栗烈釋文亦云竝如字下泉大東正義雖俱引七月作溼冽然四月箋又云烈烈

猶栗烈也則毛本未必非如字呂記引董氏云栗烈集注作凜  
冽烈從火不得爲寒氣泥矣釋文又云栗烈說文作颯颯今說  
文颯讀若栗颯讀若烈而不引詩或陸所據本有之總之許書  
凜冽等字或所見毛詩不同或兼采三家詩皆未可定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傳豳土晚寒案毛言晚寒者唯此一  
條箋則於七月鳴鶉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  
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於二之日其同云不用仲冬亦豳地晚  
寒也正義云三之日于耜言晚寒者由寒氣晚至故耕田晚也  
七月鳴鶉言晚寒者謂溫氣晚則鶉鳴晚也上傳言晚寒則此  
箋當言晚溫而亦言晚寒者鄭答張逸云晚寒亦晚溫其意言  
寒來旣晚故順上傳舉晚寒以明晚溫耳孫毓以爲寒鄉率早

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  
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毓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  
九月肅霜與中國氣同穫稻乃晚於中國非是寒來早明是寒  
來晚故溫亦晚也承珙案釋文於毛傳晚寒云謂節晚今本作晚節誤  
倒而氣寒也此語最當嚴緝本之謂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遲  
孫毓申毛以爲雖晚猶寒實勝鄭箋寒氣晚至之說七月鳴鷓  
或非舉其始鳴載續武功亦可行於丑月皆不足爲寒晚溫晚  
之驗至正義於傳箋外以月令校之幽地之寒晚於中國者又  
有六事然如倉庚之鳴草木之落非一鳴而輒止一落而遽盡  
紀其始則早詠其繼則遲何必盡同季秋入室乃言出令之初  
未必限於本月嘗稻嘗麻乃屬天子之制豈必同於農夫季冬

取冰卽是二之日鑿冰藏之或遲一月且月令亦未明言藏於

何月也

以上多本稽古編

故當但於傳意雖晚猶寒則地氣物候皆屬

可通正義又以穫稻晚於中國爲寒氣晚至然四章又言八月其穫自是穀種不同非由於寒來晚也

田峻至喜箋云喜讀爲饔饔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饔來至

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勸

毛本作勤誤

其事又

愛其吏也正義曰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毛無破字之理不得以

爲酒食當謂田峻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承琪案釋文云王肅

申毛如字毛於小雅天保大雅洞酌始訓饔爲酒食則此自當

如王肅所申鄭箋破喜爲饔或因古本爾雅饔有作喜者

釋文引舍

人本如是

然此箋云爲田峻設食而於甫田大田兩言田峻至喜又



以爲曾孫設饋以勸農人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三詩文同而義異宜其竝爲孫毓所短孔疏皆曲爲回護非也

有鳴倉庚傳倉庚離黃也正義謂卽葛覃之黃鳥非是

辨見姚葛覃姚

氏識名解曰舊謂關西呼倉庚爲黃鳥按關土屬雍州爲關中之域與關西接壤而此詩及東山出車何以皆不言黃鳥而言倉庚則當爲兩物明矣承琪案倉庚與黃鳥固爲二物而爾雅之倉庚鶯黃鶯黃楚雀倉庚商庚則同爲一物但毛傳作離黃月令注又作驪黃惟說文離黃倉庚也與毛字同說文離下又云離黃也从佳黎聲一曰楚雀也其色黎黑而黃此亦用爾雅與離黃倉庚竝指一物段注以篆不類廁而疑之非也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傳遲遲舒緩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

眾多也案小雅出車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芡祁  
祁毛傳更無所釋以與七月文同則義可知此言南仲旣平獫  
狁其戍役歸者喜見時物以及其事正義卽引七月之篇以采  
芡爲蠶生所用而范氏補傳則謂芡乃婦人采爲祭祀之用夫  
召南之采芡本爲豆實而集傳引或說謂所以生蠶七月之采  
芡祇爲洗蠶而范氏又疑爲祭祀之用其好爲立異有如此者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  
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  
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  
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輔氏廣曰舊說以女心  
傷悲爲感春陽之氣而然則失之褻以殆及公子同歸爲欲與

公之女同歸則失之僭且於下爲公子裳爲公子裘有礙承珙  
案傳但以傷悲爲感事苦其又云物化者亦祇謂見時物之變  
而動其勤苦之心耳所云幽公子者卽指幽公之子雖男女通  
稱公子其見於春秋傳者桓三年左傳公子則下卿送之莊三  
十二年傳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  
昭三年傳公孫蠆以其女更公子而嫁公子昭三十  
一年公羊傳顏淫九公子於宮中注云女公子也 尙不僅如

正義所云然傳意似非指女公子鄭箋所言恐非毛指至集傳  
云是時公子娶於國中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  
遠其父母爲悲稽古編謂于歸止是女子不得言同歸且古國  
君不臣妻父往往娶於鄰邦卽如周之大姜有逢氏女大任摯  
國女大妣莘國女安得幽國大家連嬀公室乎徐位山曰此治  
蠶之女果卽幽公之婦乎且采蘩祁祁旣曰眾多而女心傷悲

止同歸之一人乎方氏苞曰若謂當嫁於男公子不惟非女子所宜自忖於殆及同歸文義亦不協以上三說所辨皆是總之此章求桑采蘩專言春日蠶事之勤故傷悲者言勞者之作歌同歸者見貴人之習苦如此則於經文傳意皆合而亦別無窒礙矣王氏詩總聞曰女見物變覺年長所以傷悲人常情也公子適野勞田者也女與同歸觀公子之儀容徒御隨其後而還也毛詩寫宮記曰言歸妻者言之子之歸之也未聞曰同歸者且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冰泮而婚禮殺未聞公子而失時焉者蓋春日遲遲采蘩祁祁而公子之來游者又將歸矣夫以遲遲之日祁祁之采蘩而暮歸之又將及也是可悲也甚矣夫春日之難留也故傳曰春女悲

蠶月條桑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段氏詩小學曰條桑箋各本不同今本云枝落之采其葉馬應龍本無之字惟初學記引作支落其葉桑柳醜條鄭云枝落其葉者落如我落其實之落僮約云落桑皮椹毛於條桑無傳於遠揚曰遠枝遠也揚條揚也強者爲枝弱者爲條此云條桑者條其下垂不揚起之條采其葉也斧斨伐遠揚者伐其遠人之枝揚起之條也毛意條桑伐遠揚爲二事鄭箋則取彼斧斨二句爲條桑之實要之皆不改經條字爲挑也玉篇挑撥也詩曰蠶月挑桑此最爲俗本承琪案釋文云條桑枝落也不備取耳此亦謂條爲挑撥而取之故云不備取蓋條有挑義字或作挑玉篇所據亦未必定俗本也總之條桑若以爲落其枝則下不應復言伐若謂不落其

枝而采其葉則又與猗女桑同竊意蠶月條桑一語乃總下文  
伐遠揚猗女桑二事皆爲條桑條者取也釋文條沈暢遙反此  
蓋讀條爲鈔說文鈔義取也蓋條桑者取桑之大名曰伐曰猗  
正條桑之事當以沈重所讀爲正

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萑桑

正義本作柔桑非是當從定本作萑箋云

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正義引襄十四年左傳晉  
人角之諸戎猗之爲證承琪案說文云猗偏引也毛詩字雖作  
猗義當與猗同小弁伐木猗矣傳云伐木者猗其巔國語猗止  
晏萊韋注從後曰猗皆偏引之義此傳云角而束之者廣雅釋  
言摘猗也角與摘同束疑本作刺說文刺戾也从束从刀刀者  
刺之也戾曲也蓋女桑枝弱不伐其條但牽引使曲而采之箋

云不枝落者束而采之亦謂戾曲其枝然後可采左傳疏云倚之言戾其足也蓋捕獸者戾曲其足而後擒之是倚但訓刺戾不兼束縛詩疏以束之爲束縛乃望文生義采桑者何用束縛而後采乎蘇傳訓倚爲長則用節南山有實其猗傳云猗長也然此詩言采桑之事不當僅言桑條之狀嚴緝又云猗倚也倚取之者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考文選七發注引詩倚彼女桑嚴說似有所本然伐木正義云倚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峰巔此言伐木者以物引而踣之雖以倚訓倚要不得爲倚樹之倚惟呂記引董氏曰齊詩猗彼女桑作倚蓋倚而束也可見毛義與三家同但其字借猗爲之齊詩則用其本字耳

七月鳴鷓傳鷓伯勞也毛訓本爾雅正義引樊光注卽春秋傳

之伯趙司至者也夏小正作伯鷦趙注孟子作博勞皆以音近而變郭璞注爾雅云似鷦鷯而大釋文引字林云鷦鷯似伯勞而小初學記引通俗文云白頭鳥謂之鷦鷯禽經注謂形似鷦鷯鷦鷯喙黃伯勞喙黑方言謂爲鷦鷯旦遜齋閑覽謂爲梟國史補謂爲布穀丹鉛錄謂爲架犁諸說不一至顏注漢書以爲子規不知子規一名秭鳩史記之秭鳩乃子規麻書秭鳩先溲索隱云秭鳩鳥春氣發動先出埜澤而鳴是也離騷之鷦鷯則伯勞文選思元賦鷦鷯鳴而不芳李善注引服虔曰鷦鷯一名鷦伯勞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通雅又謂鷦卽苦鳥不知正義引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其聲鷦鷯故以其音名云鷦鷯之與苦苦不相類矣若月令仲夏鷦始鳴夏小正五月鷦



鳴逸周書芒種又五日鷓始鳴及呂覽淮南等注皆云五月夏至後鷓應陰而鳴與左傳伯趙司至悉合此詩云七月者或據

周正言之然詩文皆用夏正不應於此獨用周正王肅以古五

字如七經文七月乃五月之誤然趙注孟子引詩亦作七月未

必經文果誤

王氏經義述聞曰是詩紀月之例或次第相因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四月秀萋五月鳴蜩之類是也

或相距一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穫十月隕摯之類是也其有相距不止一月者則必轉韻以別之如七月流火與八月萑葦韻也而下句蠶月條桑則與取彼斧斨爲韻四月秀萋與五月鳴蜩韻也而下句八月其穫則與十月隕摯爲韻蓋八月之去蠶月五月之去八月中間甚遠故必轉韻此七月一篇之例也若作五月鳴鷓則與八月載績相距兩月文甫二句而義已參差韻復無別於總之月令諸書言五月者紀其始鳴詩例爲不倫矣肅說非是

則但言其鳴爲將寒之候以起下文載績故以七月八月連言之不必定指始鳴況鳥物之候容有不同鄭箋說亦可通如藝

文類聚引通卦驗云伯勞夏至鳴而今本通卦驗云小暑伯勞  
鳴則又爲六月蓋伯勞以夏至鳴冬至去五月以後皆其鳴時  
其去也蓋化爲鼠說文鼯地行鼠伯勞所化是也鷓字當作鷓  
作鷓者字之借作鷓者字之譌耳

四月秀萋傳不榮而實曰秀萋萋草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萋  
秀萋其是乎正義曰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日王萋生夏小  
正云王萋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  
小正皆作王萋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  
萋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  
已秀是萋與否未能審之說文萋艸也卽用毛傳故引詩曰四  
月秀萋又云劉向說此味苦苦萋也此必劉向說詩之語故引

以爲證爾雅萋繞棘菀郭注今遠志也廣雅棘苑遠志也其上  
謂之小草嚴緝引曹氏詩說以萋爲遠志又云今遠志苦澀之  
甚醫家以甘草熟鬻之乃可用承琪案爾雅既有萋繞之號劉  
向又有苦萋之稱許慎已宗劉說張揖復同雅訓詩之秀萋可  
爲定論鄭箋以王萇當之孔疏已不謂然今考穆天子傳珠澤  
之藪爰有萋葦莞蒲芋萇蒹萋萇與萋竝列則王萇非萋可知  
他如邱光庭則以秀萋爲苦菜秀毛氏詩札用之陳翥則以爲  
卽夏小正之秀幽戴氏詩考正用之且引戰國魏策幽萋之幼  
也似禾爲證夫小正云四月秀幽謂幽爲萋之轉則可而謂萋  
卽莠則程氏九穀考云莠秀於六月而非四月且莠試之而味  
甘亦與苦萋不合至馮氏名物鈔據漢書唐山夫人歌豐草萋

注云萋盛貌以爲詩汎言草之盛秀夫詩紀物成專取秀之最  
早者爲言豈有汎言草盛之理故歷觀諸說皆不如曹氏據說  
文爾雅定爲遠志者爲近古也

五月鳴蜩傳蜩蟬也嚴緝云蕩詩如蜩如蟬不得爲一物毛於  
彼傳云蜩蟬也蟬蟻也其說是矣此云蜩蟬也恐字有誤承琪  
案夏小正五月良蜩鳴又蟬蜩鳴爾雅蜩蟻蜩蟬方音蟬楚  
謂之蜩陳鄭之間謂之蟻蜩宋衛之間謂之蟬蜩是蟬可名蜩  
蜩亦可名蟬蕩傳以對文則別此以散文通稱小雅鳴蜩嘒嘒  
傳又云蜩蟬也亦散文通稱之例不必執彼以非此

十月隕摯傳隕墜摯落也黃氏日鈔曰說文乾葉爲摯

此約說  
文意非

本文當從之注云摯落也與隕字何別承琪案鶴鳴其下維摯  
如是

傳亦云羴落也廣雅釋木羴落也正用毛傳鶴鳴傳又云尙有

樹檀而下其羴是明以羴爲乾葉蓋落者爲羴卽訓羴爲落猶

葛覃傳云獲蕘也

原本蕘下有之字盧校據釋文正義刪之是也

以蕘之於獲卽訓獲

爲蕘古訓詁多有此類鄭風羴兮傳羴槁也彼槁謂槁葉猶此  
落謂落木毛語簡質無庸更加木葉字鄭箋於羴槁也申之云  
槁木葉落也此訓詁繁簡因時之變荀子王霸篇議兵篇皆云  
若振槁然振槁卽漢書汲黯傳之振落然亦但言槁言落此可  
以悟毛傳之訓羴爲落非零落之落矣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箋云于貉往搏

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其尊者稽古編曰傳語簡貴讀者多誤

于貉二字當讀

音逗

謂取二字當句于往也經言往不言取故傳

補言取狐狸二字當讀皮也二字當句經狐狸不言皮故傳補言皮皆以補爲釋也且狐狸言皮明貉之爲皮可知矣康成善會毛意故不更解但分別用裘之不同耳仲達誤讀謂取狐狸皮爲一句故其申毛詞多牽合幸不失鄭意耳呂記解貉爲狐狸之居因強合北狄貉字爲一義埤雅以于貉爲周禮祭表貉之事皆誤讀毛傳者也承珙案陳說是也篇中言于者如上文于耜下文于茅皆實有其物則于貉爲往取貉無疑正義云于貉言往不言取狐狸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其皮語意瞭然況傳引狐狸之厚以居則貉與狐狸爲三物明矣集傳誤以爲一物猶之下章誤以斯螽莎雞蟋蟀爲一物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傳斯螽蚣蝢也莎雞羽成而振

訊之斯螽卽螽斯解見周南爾雅翼云莎雞振羽作聲其狀頭

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率以六月振羽作聲連夜札札不止其

聲如紡絲之聲故一名梭雞一名絡緯今小兒養之聽其聲能

食瓜莧之屬雀豹古今注曰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

蟀案蟋蟀與促織是一物莎雞與絡緯是一物不當合而言之

孫炎解翰天雞以爲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據正義引此爲樊光注陸

璣則云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下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

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廣志云莎雞似蠶

蛾而五色亦曰犖雞蓋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

待飛也馮氏名物疏云斯螽蟲之以股鳴者莎雞蟲之以翼鳴

者蟋蟀蟲之以注鳴者迥然三物也朱子云一物隨時變化而

異其名其誤起於程正叔而正叔之誤又起於崔正熊正熊混  
莎雞蟋蟀爲一正叔又混入斯螽可謂誤中之誤羅氏辨之精  
矣承琪案月令疏引蔡氏說亦以蟋蟀爲斯螽其誤不始於程  
氏然斯螽莎雞蟋蟀之當爲三物卽以經文核之已明一曰動  
股一曰振羽豈有一蟲而先以股鳴繼以翼鳴者卽謂隨時變  
化則斯螽一月而變爲莎雞莎雞一月而變爲蟋蟀蟋蟀又何  
以歷八月九月十月而不變耶又羅氏云自七月至十月入牀  
下皆謂蟋蟀而說者解蟋蟀居壁引詩七月在野以爲不合然  
今蟋蟀有生野中及生人家者至歲晚則同爾此申箋說是也  
而莎雞條下又云幽風七月在野三句皆謂莎雞寒則近人一  
卷之中自相矛盾殊不可解



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傳穹窮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墜塗也庶人  
華戶箋云爲此四者以備寒承瑛案穹窒謂窮極室中之穴隙  
而塞之以禦寒氣所謂風雨攸除也其穴有鼠者更熏而去之  
則所謂鳥鼠攸去也與塞向墜戶自爲四事說文穹窮也窒塞  
也二字訓義皆同毛傳鄭東山箋亦云穹窮窒塞而又云穹窒  
鼠穴也似卽謂窮塞鼠之窟穴則與此箋四事之言相謬戾矣  
六月食鬱及萁傳鬱棣屬萁萁也案傳云鬱棣屬是以鬱爲  
唐棣之屬蓋惟唐棣得專名棣故秦風山有苞棣但言棣而傳  
卽訓爲唐棣七月正義引劉楨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  
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  
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

云棣屬此疏是也鬱本棣屬故陸疏唐棣有雀李車下李之名而廣雅卽以爵梅爵李爲鬱

齊名要術引廣雅一名雀李又名車下李又名郁李又名棣亦名臭

李

古人多以鬱與棣竝言史記司馬相如傳隱夫鬱棣漢書作

莫棣太平御覽引曹毗魏都賦若榴郁棣此所謂棣皆唐棣莫郁皆鬱之通轉唐棣單稱棣而鬱乃棣之類一種之中又微有別故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一百一十四株莫李一株此莫李卽鬱與莫莫之莫不同正義乃謂車下李卽鬱莫李卽莫莫莫者亦是鬱類而小別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莫則誤矣

傳莫莫莫說文作嬰莫字不作莫玉篇始有莫字但云草也廣韻則云莫莫藤也廣雅燕莫莫舌也王氏疏證云卽莫莫莫燕

聲之轉詩正義以莫爲樹名今案莫李樹不名蔓莫蔓莫自是  
蒲萄之屬蔓生結子者耳齊民要術引陸璣詩義疏云櫻莫實  
大如龍眼黑色今車鞅藤實是又引疏云臬似燕莫連蔓生御  
覽引毛詩提綱云蕭一名燕莫藤郭璞上林賦注云蒲萄似燕  
蔓可作酒是蔓莫有藤蒲萄之屬故謝靈運山居賦云野有蔓  
草獵涉蔓莫也段注說文云說文李棣皆在木部莫在草部毛  
公但云鬱棣屬未嘗云莫鬱屬晉宮閣銘所謂車下李莫李皆  
非毛許之嬰莫也承琪案王氏段氏說是也齊民要術引陸璣  
疏言蔓莫甚明稽古編謂陸疏釋鬱而不及莫誤矣孔疏以莫  
李字偶同遂以莫李卽莫說詩者言之多不能瞭馮氏名物疏  
謂莫與鬱俱爲棣屬故同得車下李之名所言尤欠分曉總由

不知莫李係木生蔓莫係蔓生耳山海經中山經云秦室之山有草焉白華黑實狀如蔓莫亦與詩義疏實大如龍眼黑色者合然則蔓莫之爲草而非木信矣

說文萑草也詩曰食鬱及萑段氏詩小學曰掌禹錫等本草蘇頌本草圖經皆引食鬱及萑而韓詩訓以爲爾雅萑山韭承瑛案韓詩萑山韭之說見爾雅邢疏此蓋邢昺見萑字與韓詩同而遂以山韭當之非韓詩家果有此說說文於萑下引詩而不及山韭於韭部云籤山韭也可見許所據爾雅本不作萑而所引詩又未嘗以爲山韭不得合爾雅韓詩爲一也宋書謝靈運傳注引詩作食鬱及莫乃莫字之壞耳

八月剝棗傳剝擊也段氏曰此謂剝卽支之假借也故釋文普

木切支今字作朴承珙案夏小正八月剝棗傳云剝也者取也此渾言之也毛云剝擊也此切言之也莊子人間世夫桓梨橘柚果赫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剝亦爲擊義齊民要術云棗全赤則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

采茶薪樗箋云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案茶爲苦菜春夏已成此采茶雖承九月之下非謂至是始采謂所采之茶所薪之樗於是時皆可爲助養農夫之用故箋云乾茶之菜也或疑苦菜非九月所采此茶卽王肅所云茶陸穢者如左傳數之薪蒸與樗爲一類非也

十月納禾稼案此禾稼者統言之也說文禾之秀實爲稼莖節爲禾蓋禾雖專名嘉穀引申之亦爲凡穀之通稱下文黍稷重

穆傳云後熟曰重先熟曰穆亦指凡穀言之非以後熟先熟專承黍稷如閼宮之種穉菽麥亦非以先種後種指菽麥也至禾麻菽麥正義云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穆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此文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此說是也下文我稼旣同又但言稼不言禾者箋云旣同言已聚也蓋納之困倉爲已聚說文稼下云一曰稼家事也此其義矣

上入執宮功傳入爲上出爲下案傳云云者卽漢志春令民畢出在埜冬則畢入于邑也而宮功無傳箋以執宮功爲民自治宮中之事則與上塞向墜戶意複故不如范氏董氏以爲宮室

官府之役者是也下文于茅索絢乃又計及于野廬之事所謂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也

宵爾索絢傳宵夜絢絞也箋云夜作絞索以待時用經義述聞  
曰索者糾繩之名絢卽繩也索絢猶言糾繩于茅索絢文正相  
對趙岐注孟子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絢是也箋云夜作絞索  
則是以索爲繩索之索爾雅訓絢爲絞而郭注曰糾絞繩索則  
是以絞爲糾絞之絞胥失之矣承琪案正義引李巡注爾雅釋  
言絢繩之絞也蓋謂繩之絞者爲絢郭璞注方言亦云絢亦繩  
名儀禮喪服傳絞帶者繩帶也是絞卽繩傳云絢絞也猶絢繩  
也索本亦繩名而此詩則是索之爲絢猶繩本物名而爾雅釋  
器云繩之謂之絢之是也但鄭云夜作絞索乃以絞釋索以索

釋綯義與趙岐正同非是以索爲繩索也

亟其乘屋傳乘升也箋云乘治也承琪案乘之爲升常訓也箋訓治者所以申成毛義荀子大略篇引詩亟其乘屋楊倞注云升屋治其敝漏卽兼二義言之疏云鄭以乘爲治與毛異非也乘之訓治古書不多見惟漢書魏相傳云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顏注訓乘爲治

其始播百穀箋云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承琪案毛無傳者自不過謂經冬入春農事方興故當急治其屋耳荀子大略篇子貢曰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此亦第以播百穀爲耕事耳毛詩出於荀卿當與之同正義曰毛以爲幽公又其始爲民播種百



穀之故而祈祭社稷田事不久故豫修廬舍此亦以鄭義述毛  
未必得毛意也趙注孟子引詩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云及爾  
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其說亦  
與鄭異

二之日鑿冰冲冲傳冲冲鑿冰之意正義曰冲冲非貌非聲故  
云鑿冰之意說文冲涌繇也从水中聲讀若動承琪案繇與搖  
同涌搖者狀水之動此鑿冰冲冲亦是狀冰凌被鑿動搖之意  
正義以爲非貌非聲是也小雅蓼蕭倬革冲冲傳云冲冲垂飾  
貌亦是謂垂飾動搖七月釋文冲冲聲也

初學記亦云聲也

專以聲音

於義爲偏枯矣

朋酒斯饗曰般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傳兩樽曰朋饗者鄉

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眾也正義曰埽  
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禮者鄉人飲酒以  
狗爲牲大夫與焉則加以羔羊段氏懋堂曰細繹正義知傳本  
作饗者鄉人飲酒也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因兩鄉人複而  
脫落數字古書類然承琪案段說是也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卽  
本毛傳蓋七月詩歷言幽民農桑之事於其畢也終歲勤動乃  
得斗酒相勞故此饗斷爲民自飲酒正義又引周禮黨正注云  
正齒位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  
老見孝弟之道也故謂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公堂卽黨正屬  
民而飲酒于序之序謂黨之序學也卷耳正義亦云鄉飲酒大  
夫之饗禮饗未亦有旅酬恐其失禮故用觥也此皆善申毛義

而其申鄭又據月令大飲烝注引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豳頌  
大飲之詩知此斯饗爲國君饗羣臣之事則與上文滌場不相  
屬矣或謂萬壽無疆當爲人臣祝君之詞不知舉觴稱壽乃古  
人飲酒之常禮士冠禮祝詞有曰眉壽萬年亦不盡爲祝君之  
語況月令注又引作受福無疆此或據三家詩本竝不作萬壽  
亦可見斯饗不必爲國君之饗臣矣

劉瑾曰古器物銘所謂用  
斲萬年用斲眉壽萬年無

疆之類皆爲  
自祝之辭

鴟鴞

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  
名之曰鴟鴞焉此序悉與金縢合則全詩大旨必當以金縢爲  
據金縢我之弗辟鄭注本馬融以辟爲避

史記亦以辟爲避然  
是謂武王崩成王幼

故弗避攝政之嫌與鄭異義東晉孔傳以辟爲法釋文引傳作治說文作法

今本說文辟部云彛治也从辟从井周書曰我之不彛王氏尙書後案謂釋文治法二字互譌段氏尙書撰異謂釋文以治繫孔以法繫許不誤今本說文作治非是承琪案尙書弗辟之辟義當作治卽說文彛訓法亦謂以法治之耳蓋周公初聞流言自不容遽興問罪之師而宗親大臣受遺輔政又不可引嫌退避不顧社稷之安危故辟者謂當體察虛實推究主名所以出而鎮撫東方就近控制越絕書云周公傳相成王管叔蔡叔不知而讓之成王周公辭位出巡狩于邊此語與當日情事最合蓋辟非誅殺之名亦非退避之義尙書史臣之文據事直書曰居東必非東征曰罪人必指叛者曰得必尙未伏誅斷無出師

東征而書之曰居東周公之屬本無罪因成王意而書之曰罪人管叔武庚既誅之後不曰誅曰殺而書之曰得者此尙書文義之灼然者也鄭氏注禮箋詩每多異同獨鴟鴞箋與其所注金縢最相脗合核之毛傳惟以此詩爲作於管蔡武庚未誅之前義與毛同其以稚子爲成王雖亦同毛而以閔斯爲成王宥哀閔其屬黨之先臣則殊非毛義其餘非惟與毛殊旨亦竝與序不符序言救亂自是謂羣叔流言王室將亂恐成王不知故作此詩以救之若如箋說則全詩皆爲周公自救其屬黨耳何以謂之救亂鄭於他詩往往依序立義獨此篇皆自用其說王肅駁難已見正義歐陽本義更立辨其非然以毛鄭竝譏尙欠分曉毛於首章傳曰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曰甯亡曰不

可皆預計之詞非事後之語傳意以鴟鴞喻武庚子指管蔡室  
謂王朝蓋周公居東二年深知流言之來實由管蔡武庚煽誘  
爲亂所謂罪人斯得也既取我子者管蔡爲武庚所陷也無毀  
我室者社稷爲重將以大義滅親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  
所以殷殷愛惜於王室者爲主少國疑遭三監之變足以病我  
孺子王故也毛意悉與鄭殊而實合經旨經文曰迨天之未陰  
雨曰或敢侮予皆所以防於未然而憂其或然詞意明白若在  
既誅之後必不作此語矣王肅注詩亦誤以爲既誅武庚而作  
正義又引肅注或敢侮予云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  
傳意或然其實傳意未必如是也集傳亦以此詩在武庚誅後  
而又以鴟鴞比武庚夫其人既死而猶呼而告之有是理乎

鳴鴉鳴鴉傳鳴鴉鷓鴣也正義引陸疏云鳴鴉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巢以麻紮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鷓鴣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稽古編曰韓詩謂鳴鴉之愛養其子適以病之不託於大樹茂枝而託於葦蒿與荀子所言蒙鳩事相合趙岐注孟子亦以鳴鴉爲小鳥與陸疏說皆同惟王叔師楚辭注云鳴鴉鷓鴣貪鳥也則與巧婦別鳥矣郭注爾雅以爲鳴類殆祖王說而埤雅力證其是今用之承珙案爾雅以鳴鴉爲鷓鴣而方言之桑飛廣雅之鷓鴣雖有鷓鴣之名然竝無鳴鴉之目毛傳用爾雅說文同毛又竝未明言鳴鴉是小鳥然則鳴鴉名鷓鴣與巧婦名鷓鴣者實爲

二物陸疏乃因韓詩之說誤合爲一耳郭注方言鷓鴣云爾雅鷓鴣非此小雀區別其明一切經音義佛本行集經標目梟鷓注云古堯反土梟也下爲鷓反字林鷓鴣也形似鴉而青白出于山卽惡聲鳥也楚人謂之鷓鳥亦鷓類也山東名鷓鴣俗名巧婦此注形似鴉鷓當作梟上文旣以土梟釋梟其下所引字林鷓鴣之訓自是釋梟故當云形似梟不得云似鴉

任氏字林考逸引此

條於梟字下又隨誤本作形似鴉皆非

字林所言鷓鴣之狀甚晰其以鷓鴣單名

鷓與說文鴉下訓鴉鷓鴣者合又以爲鷓類與郭注爾雅合

又云俗名巧婦可見此鳥因鷓鴣名同遂致溷于桑飛大小善惡之不辨耳楚辭九歎云葛藟蔓於桂樹兮鷓鴣集於木蘭其土文云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璣之堅藏同鷓與乘駟兮雜



班駁與闡其下文云俛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閒此皆有美有惡之辭故王叔師謂鷓鴣貪鳥而集於木蘭以言小人進在顯位貪佞升爲公卿也史記賈誼列傳鸞鳳伏竄兮鷓鴣梟翺翔漢書作鷓鴣翺翔蔡邕弔屈原文云鷓鴣軒翥鸞鳳控翻然則爾雅之鷓鴣鷓鴣漢儒亦多以爲梟鷓之屬郭注可謂有據箋於末章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是卽用韓詩之義後儒輒謂毛鄭皆以鷓鴣爲小鳥而不知毛義實與鄭不同三章傳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經中竝無大鳥字則所謂大鳥卽指鷓鴣難卽指取子毀室可見鷓鴣鷓鴣確是呼而告之與魏風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小雅黃鳥黃鳥無集于穀文例正同箋云重言鷓鴣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甯之

也直以既取我子以下爲鴟鴞之言非毛意也埤雅謂詩章首三句似戒鴟鴞之詞卽非鴟鴞自道昔賢云鴟鴞恤功愛子及室誤矣

呂記嚴緝皆從陸佃力主郭說

何氏古義曰次章承上章毀室言而深以綢繆牖戶望成王早圖之也舊說謂周公自述其締造周密則於末章予室翹翹句難通且汲汲自多其功于忠淺矣前以毀室屬鴟鴞而此以侮子屬下民者蓋室一毀則探殼取卵之事必有取而乘之者所以武庚蠢動而四國亦洶洶不靖也姜氏廣義曰詩通篇予我俱指鳥俱周公自比非前則喻先王而後忽自況也方氏苞曰二章與末章意正相應自言所以獨操國事略不自嫌欲及陰雨之未至而綢繆牖戶耳不獨牖戶未完而風雨已至大懼室

家之漂搖而王心不悟屏身在外無所施其力則唯音曉曉白  
鳴其哀厲而已承琪案詩次章有孟子所引孔子之言爲證綢  
繆牖戶自爲及閑暇而治其國家之喻周公旣以自喻卽以諷  
王箋說以爲喻其屬黨之先臣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土地  
而於末章又云今子孫不肖使家道危夫尙書注旣言閔其屬  
黨無罪將死而此云不肖則又不得謂無罪眞自相矛盾矣

予手拮据傳拮据攬搨也案拮据攬搨皆雙聲字攬當本作鞮  
哀二十五年左傳褚師出公鞮其手杜注抵徒手屈肘如鞮形  
是也搨音與臼同說文曰义手也玉篇兩手捧物曰臼然則鞮  
搨者謂屈兩肘如鞮形以捧物也說文搨鞮持也据鞮搨也而  
拮下則云手口共有所作也許於釋据用毛義釋搨又用韓義

詩釋文引韓詩口  
足爲事曰拮据

然經文本以拮据屬毛二字又皆從手則當

如毛義但以攬搨訓拮据也

予所蓄租傳租爲何氏古義曰租通作菑說文菑茅藉也禮封  
諸侯以土菑以白茅周禮音義菑亦作租上文綢繆牖戶必取  
桑根之皮此但納茅秀于窠中以爲之藉蓋作窠之始事也承  
琪案傳以爲訓租者爲疑薦字之誤篆文爲作𦉰薦作𦉰字形  
相近說文引禮菑以白茅白虎通義獨斷皆作苴以白茅鄭注  
士虞禮云苴猶藉也毛訓租爲薦者猶說文之且薦也韓詩訓  
租爲積積聚所以爲薦藉義亦相近釋文租又作祖者乃古字  
通借正義謂祖訓始物之初始必有爲之者故云租爲解釋迂  
回蓋薦之誤爲其來久矣

曰予未有室家傳謂我未有室家正義云傳以曰者稱他人言  
曰則此句說彼作亂之意也予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  
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之意  
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我也王肅云我爲室家  
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  
之道承琪案上文四予字皆爲周公自我以烏之作巢勤苦爲  
喻而繼以曰予未有室家則曰字正自明其作苦之由不應忽  
接以侮之者之語小雅雨無正曰予未有室家傳云賢者不肯  
遷於王都也彼文是自言其無室家故不肯遷則此亦當是自  
言所以手口俱病者爲我前此未有室家之故如此承上四句  
文義直截正義本王肅以述毛恐未必得毛意也

子羽譙譙傳譙譙殺也釋文譙字或作焦同在消反殺色界反又所例反承琪案譙譙卽噍殺之義故傳訓爲殺樂記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鄭注噍蹶也釋文噍子遙反徐在堯反沈子堯反蹶也謂急也殺色界反徐所例反又志微噍殺之音作正義曰噍殺謂樂聲噍蹶殺小此噍殺字說苑修文篇作憔悴漢書禮樂志作癯瘁顏注癯瘁謂減縮也左傳成九年無棄蕉萃後漢書應劭傳注云蕉萃憔悴古通字國語吳語而日以憔悴韋注憔悴瘵病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憔悴作顛顛說文顛顛頽也又醮面焦枯小也此皆譙譙訓殺之聲義也釋文字或作焦者淮南汎論訓焦而不謳高注焦悴也毛傳殺也之殺又與鍛同淮南俶眞訓覽冥訓俱云飛鳥鍛翼李善注文選蜀都賦

引許慎曰鍛殘也高注倣真訓以鍛翼爲折翼亦其義也

予尾脩脩傳脩脩敝也段氏詩小學曰唐定本宋監本越本蜀

本皆作修修唐石經宋集韻光堯石經皆作脩脩蓋毛詩本用

合韻淺人改爲消又或改爲脩今本釋文亦是淺人所改集韻

所據釋文未誤阮氏校勘記云考此經相傳有作脩作脩二本

沿革例云監蜀越本皆作脩脩以疏爲據興國本及建甯諸本

皆作脩脩以釋文爲據也又引疏云定本作脩脩又正義云予

尾消消而敝乃正義所易之字如易令令爲鈴鈴易遂遂爲璫

璫非其本經傳作消消也以定本作脩脩推之正義本當作脩

脩矣承琪案沿革例引正義云定本作修修呂氏讀詩記引正

義云定本作脩脩修與脩同字若釋文正義之本則似皆作脩

脩說文無脩字當以脩爲正王風曠其脩矣傳云脩且乾也此脩脩訓敝者敝亦謂乾敝也

東山

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案鴟鴞序云救亂也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是周公於親迎還周以後必有所以綱繆牖戶者故書傳云救亂與鴟鴞序合其攝政之年卽奉命東征幽譜正義云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是書傳所言三年踐奄者亦是合居攝之初年數之首尾共三年與此序亦合蓋居東與東征本非一地二年與三年亦非一年鄭注金縢惟以弗辟爲弗避及罪人爲周公屬黨二者於義



不合其謂武王崩後免喪周公始遭流言出居於東成王感風雷之變迎還攝政乃作大誥東征殺武庚管叔三年而歸所敘歷歷不誤王肅注金縢以居東卽東征以書之二年合於詩之三年謂武王崩後明年改元周公卽攝政遭流言遂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東晉尙書孔傳卽同肅說書正義曲爲回護謂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書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曰二年皆與鄭說異案之金縢若居東已誅三監則鳴鴉可以不作成王雖至愚何至叛人已誅尙未能悟而猶曰王亦未敢誚公必待風雷之變金縢之啟始釋然乎書又曰惟朕小子其親迎及王出郊天乃雨反風云云夫風雷一時之事若東征班師而歸則

商奄去鎬京不啻千里安能立刻迎還令王出郊相見乎情事種種不合其不足信明矣

燕平書又曰武庚小子其說也

我徂東山傳箋皆不言其地嚴緝云屯軍必依山爲固故以東山言之王氏詩考曰商故都在河北唐杜牧以河北爲山東秦漢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東山卽商地季氏詩說解頤云東山卽魯之東山魯蓋古之奄國書所謂王來自奄卽東征而歸之事也承琪案詩考所言究是山東非東山惟季氏說近之破斧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尙書大傳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今王尙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也周公以成王之命殺

祿父左傳

昭九年

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又

定四年

因商奄之民說文

邠周公所誅邠國在魯鄭注多方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趙岐孟

子注云奄東方國據此可知孟子登東山而小魯卽詩之東山

宏明集引宗炳明佛論云孟子登蒙山而小魯閻氏四書釋地

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然則東征

踐奄已入魯境東山當是師行所至之地故曰我徂東山

滔滔不歸傳滔滔言久也案滔滔疑滔之假借說文滔水漫漫大

貌江漢武夫滔滔傳滔滔廣大貌大與久義相成故楚辭謬諫

云年滔滔而日遠兮正言久也此滔滔不歸太平御覽三十二

引作滔滔不歸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

其倫之喪箋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正義曰

箋以此爲勞歸士之辭不宐言已意故易傳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於歸時踰年已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爲長承琪案鷓鴣東山二詩皆未嘗明言其事蓋周公於骨肉之變有不忍言者故鷓鴣但託鳥言以述其艱難危急之情而不及流言之故惟於旣取我子一句微露其詞東山但爲軍士歷敘其勞苦思念之事而不及定亂之由惟於我心西悲一句略致其意傳引文王世子解經西悲呂記謂其能知周公之心箋以爲軍士在東念西而悲說固可通於義淺矣孫毓申之謂踰年不必西悲拘滯尤甚李氏集解謂首四句言征夫在道遇雨濛濛而下言制彼裳衣不應以周公之西悲閒于其中不知章首二我字乃周公自我見得振旅言旋身在行閒

零雨沾溼故深知士卒甘苦下文二我字仍自述其心曲語氣一貫以後制彼敦彼乃指軍士而言耳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箋云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釋文士行毛音衡鄭音銜王戶剛反無行戶剛反正義曰定本云勿士行枚無銜字箋云初無行陳銜枚之事定本是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案正義知孔本經作勿士銜枚箋作無銜枚之事定本經作勿士行枚箋作初無行陳銜枚之事陸德明與定本同閒嘗反覆參訂知孔本爲是釋文定本皆非銜行字異鄭箋卽欲改行爲銜應有行當爲銜四字而正義釋經傳亦當別爲毛說今皆不然故知經本作銜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七引詩

勿士銜枚與孔合自王肅改銜爲行定本誤從之遂以箋行陳  
爲釋經之行銜枚爲釋經之枚釋文旣同定本音箋行爲戶剛  
反則經亦當同乃以經行字戶剛反爲王肅音而別爲鄭音銜  
則經注乖違上下難通矣校勘記前一說云考釋文鄭音銜者  
謂箋之銜枚卽經之行枚鄭以行爲銜之假借不云讀爲直於  
訓釋中改其字以顯之箋例每如此釋文得之其箋之行陳是  
說銜枚所用非經中之行如殷其雷傳箋之此非經中之斯菁  
菁者莪傳箋之載非經中之載其比也故釋文云無行戶剛反  
明非經中之行也正義定本讀經讀箋皆爾絕無異說正義所  
云定本勿士行枚無銜字者必當時或本經於勿士行枚之間  
更有銜字故也若但爲銜行二字互異祇得云不作銜字不得

云無銜字箋云以下乃正義自引箋以證謂箋中銜枚卽經中行枚其閒更無銜字如雞鳴正義在定本下自引箋以證予字也非箋云以下載定本之箋經義雜記欲改此經作銜及去箋行陳字皆於釋文正義未得其理又釋文云王戶剛反乃難箋銜字於箋行陳則迴不相涉也太平御覽引作銜以破引之也後一說云案舊校殊誤鄭箋行陳銜枚之事以釋經之行枚猶傳以樂道忘飢釋經之樂飢也此何容疑惑而必云鄭讀行爲銜乎行古音如杭銜从行金聲絕不在古人讀如讀若讀爲讀曰之例此釋文云鄭音銜者自是陸氏之誤承琪案校勘後說是也箋以行陳釋經之行故下又引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以自足其初無行陳之語若非釋經行字則箋中行陳乃是閒

文何用復引他經作證乎臧氏雜記謂經作銜枚箋無行陳字其說自誤釋文毛音銜者作衡聲同銜卽橫也此或六朝以前說詩者相傳之古音古義不然行字毛無傳何由知其音銜其云鄭音銜者則誤認箋以銜釋行卽王肅音戶剛反亦是誤認箋讀行如銜故別爲之音以異於鄭校勘前說謂鄭以銜爲行借釋文得之者非也盧氏考證又云鄭就行讀爲銜亦非也

勿士行枚傳士事枚微也正義云枚微者其物微細也此解殊不成文義段懋堂云周南傳枝曰條榦曰枚是本義此枚微也與闕宮傳枚枚磬密也皆是假借謂枚爲微之假借也謂之微者兵事神密也一章言其完故曰勿士行微承珙案以行枚爲行微語殊費解竊謂傳云枚微者蓋訓枚爲微也鄭注周官大



司馬云枚如箸銜之有繯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又注銜  
枚氏云銜枚止言語蹢躅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繯結於項  
賈疏云繯謂以組爲之繫著兩頭於項後結之顏注漢書高帝  
紀引作繯絜於項云繯者結礙也絜繞也爲結紐而繞項也考  
說文無繯字支部鼓戾也玉篇愷乖戾也合言之則爲鼓愷廣  
雅釋訓鼓愷乖刺也又作緯繯離騷忽緯繯其難遷王注緯繯  
乖戾也又作徽嫗馬融廣成頌徽嫗霍奕別驚分奔是則銜枚  
於口組繫兩頭分紐於項有違戾結礙之意傳讀行爲衡訓枚  
爲徽行枚者謂衡徽徽取徽嫗亦取止義爾雅釋詁徽止也枚  
所以止言語蹢躅者故亦可訓徽今本傳作微者微微字通廣  
韻二十一麥云徽嫗乖違也而十五卦又云繯微乖違集韻繯

有古賣胡卦胡麥三切竝云微也類篇則皆云微也是已蓋制彼裳衣謂其時釋介冑不用更制在途及歸家之服而亦無事於行枚矣箋以裳衣爲兵服非是

蝟蝟者蠋傳蝟蝟蠋貌蠋桑蟲也正義曰釋蟲云蝟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爾雅翼云說文蜀葵中蟲也古人有言蓼蟲不知徙乎葵菜葵菜之甘者也今蜀食葵之甘故其體肥大亦食於釐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乃桑野之地也承琪案諸家皆執今本說文蜀葵中蟲之說疑蜀非桑蟲然爾雅釋文引

說文本非桑中蟲也與毛傳合今本說文葵乃桑字之誤

玉篇蜀桑

蟲也似所見說文不誤廣韻引說文已同今本毛公必非因桑野之文望而生義莊子

庚桑楚篇奔蜂不能化蠶蠋釋文引司馬彪云蠶蠋豆葉中小青蟲也考韓非內儲說云蠶似蠋淮南說林訓亦云蠶之與蠋狀相類若小青蟲則與蠶不類今桑樹中有蟲色白大如指者乃真似蠶其在葵與藿中者色皆青且小謂其亦有蠋名則可必謂蠋不得爲桑蟲則非也

町腫鹿場傳町腫鹿迹也諸家多以町腫爲泛言全旁畦隴惟說文町下云田踐處曰町腫下云禽獸所踐處也詩曰町疇鹿場段注町字云踐處之踐疑淺人所增廣韻青韻町但曰田處諸書町字多謂平坦於踐義不相涉又注腫字云獸足蹂地曰公其所蹂之處曰腫本不專謂鹿詩則言鹿而已毛傳町腫鹿迹也謂鹿迹所在也楚辭九思鹿蹊兮斷斷斷與腫蓋一字

足部

又有躡字云踐處也集韻作躡

躡亦作暖郡國志廣陵郡東陽劉昭注云縣多

麋引博物志十百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暖今後漢書譌爲畷埤雅引此又譌暖然因埤雅可以校正也承珙案町雖義爲平坦然亦可爲踐處踐字未必後增若祇云田處似不成文義埤雅又引小爾雅云鹿之所息謂之場蓋其所踐者乃其所息之處故曰町疇鹿場

熠燿宵行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正義曰釋蟲云熒火卽熠燿人云螢火卽熠燿夜飛有火蟲也本草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爲燐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

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溼而光亦有明驗眾說竝爲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螢火爲磷非也段懋堂曰毛云螢火與列子天瑞淮南汜論說林二訓說文博物志皆合謂鬼火熒熒然者也淺人誤以釋蟲之熒火卽炤當之又改其字從蟲其誤蓋始於陳思王也思王引韓詩章句鬼火或謂之磷然則毛韓無異承琪案段說非是廣雅景天螢火磷也字作磷與釋文磷又作磷者合爾雅螢火卽炤字又從火者磷與熒皆火光傳於熠燿磷也下必增磷熒火也正以磷爲鬼火恐人誤會故以熒火明之猶小弁之鷺卑居卑居雅烏也一例以螢火之蟲雅烏之鳥人所易知耳不然經文但言熠燿與鷺則以磷卑居釋之足矣毛傳本簡肯如此辭費乎王氏廣

雅疏證云鬼火有光謂之磷螢火有光亦得謂之磷說文熒鏡  
燭之光燈燭有光謂之熒螢火有光亦謂之熒若謂螢火與鬼  
火不得同名爲磷則螢火與燈燭之光亦不得同名熒乎若陳  
王作論乃駁熠燿之爲鬼火而非難螢火之名磷辨韓詩章句  
之疏而非救毛公詁訓之失此說是也螢火爲磷毛公必有所  
據若詩熠燿之爲螢火自陳思王論外如文選張華勵志詩涼  
風振落熠燿宵流

今本作  
熠燿誤

潘岳秋興賦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

鳴乎軒屏此皆義本毛詩李善引崔豹古今注曰熠燿磷也一

曰燿夜腐草爲之食蚊蚋蓋魏晉人皆知熠燿爲螢火又皆知

毛傳之磷與熒卽螢火竝不以爲鬼火也集傳以燿爲明不定

貌蓋欲與四章熠燿其羽字義畫一楊氏慎曰古人用字有虛

有實熠燿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如小雅交交  
桑扈有鶯其領非爲鶯卽桑扈也承琪又案集傳以宵行爲蟲  
名其所言形狀本於董道陸佃然董陸祇云熠燿別一種蟲非  
螢火初未嘗以其名爲宵行也

廣韻十八藥螭蠲螢火又二十  
六緝熠燿螢火螭蠲蠲燿字竝

同

鶴鳴于垤釋文鶴本又作萑說文萑部萑小爵也从萑卽聲詩  
曰萑鳴于垤段注萑今字作鶴小爵二字誤當作萑雀也依太  
平御覽正陸璣疏云鶴鶴雀也亦可證莊子作觀雀承琪案玉  
篇萑水鳥說文小爵小疑水之誤正與毛傳鶴好水之說合也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傳敦猶專專也烝眾也言我心苦事又苦  
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綴焉瓜

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也栗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  
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釋文栗毛如字鄭音列韓  
詩作溲力菊反眾薪也段氏云廣韻溲同蓼蕭蓼莪之蓼毛意  
此二句於六詩爲比內而心苦外而事苦正如眾苦瓜之繫於  
栗薪合之韓詩亦無析薪之意鄭箋以瓜苦爲比析薪爲賦失  
毛意而非詩意矣承琪案傳於烝在桑野云烝寘也此又云烝  
眾也語同而訓異者蓋彼當獨宿車下之時蠋爲在野之所見  
故當念其久此承我征聿至之後瓜爲在家之所見故不言久  
而言眾婦人見眾瓜之繫綴於栗薪猶征人之繫屬於軍旅瓜  
瓣之苦既似征人之心苦繫綴之形又似從軍之事苦傳意如  
此已足正義以事苦爲析薪乃誤以鄭釋毛耳韓詩謂溲薪爲



賦薪

單行釋文本  
賦又作聚

薪眾則在薪者必非一瓜是韓詩亦當以丞

爲眾也

陳氏稽古編曰東山次章是行者之思三章是居者之望古注如此既合序意又兩章各一意曲盡人情不嫌重複程呂諸儒皆遵用斯義今槩指行者思家言趣味短矣我征聿至言我之行者當遂至也瓜苦在粟薪喻君子畱滯於外也自我不見於今三年言久不見君子也感陰雨而興歎因灑掃以待其來又指瓜苦爲喻而自言不見之久寫室家望歸之情婉而至矣今既以爲行者之語遂謂三年不見是不見瓜苦思致纖巧恐非古人文義承琪案陳說是也序以三章爲室家之望女故婦歎于室以下六句皆敘婦人歎辭兩我字皆代婦人自我若以我

爲征人之言則與二章言其思者複矣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周禮媒氏賈疏引孔晁申毛義以熠燿其羽爲喻嫁娶之盛非紀時承琪案此說是也東山一篇所紀時物如伊威蠨蛸熠燿及果臝苦瓜之類多是夏秋皆非春日則此倉庚亦斷非紀仲春之時毛於其新孔嘉二句傳云言久長之道也蓋謂歸士有新昏者初來甚善當更思所以久長之道耳箋以倉庚爲紀時而礙於全詩皆非春令故又推本於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迂矣

親結其縞傳縞婦人之禕也母戒女施衿結帨正義曰釋器曰

婦人之禕謂之縞縞綏也孫炎曰禕帨巾也郭璞曰卽今之香  
縷也禕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禕綏繫也此女子旣嫁之所

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縞謂母送女重結其所

繫著以申戒之說者以禕爲帨巾失之也

以上皆郭氏說今爾雅郭注至綏繫也止

無此女子以下四十五字疑有脫佚

母戒女施衿結帨士昏禮文彼注云帨佩巾

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綦履注云衿猶結也

婦人有衿纓示有繫屬也然則衿謂纓也衿先不在身故言施

帨則先以佩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帨證此結縞則如孫炎之

說亦以縞爲帨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

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縞爲香纓云義見禮記謂此也按昏禮言

結帨此言結縞則縞當是帨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又

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承琪案此疏說是陳氏禮書云纓帶曰衿昏禮所謂施衿是也帶結而垂曰縞爾雅所謂縞綏是也士昏禮母戒女施衿結帨爾雅衿謂之祔郭璞解祔爲衣小帶也然則衿者纓之帶縞者衿之綏先施衿而後結其縞總是一事而孫炎孔穎達泥禮文以結縞爲結帨誤矣虞東學詩主此說今考列女傳云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縞後漢書馬融傳云施衿結縞申父母之戒張華女史箴曰施衿結離虔恭中饋注離與縞古字通此皆用士昏禮文皆以縞字代帨字然則縞之爲帨明矣禮書之說非也

顧氏詩本音曰顧夢麟謂首章歸字隔二句與下歸悲衣枚叶如生民三章之例次章以下則因首章而以獨韻起調古樂府

及唐宋人詩餘長調亦有獨韻起者李氏因篤曰二章之實室  
三章之埴室望至四章之飛歸皆與歸字相應是未嘗無韻也  
承琪案此詩本屬變調一章之蠋宿二章之實至四章之飛歸  
皆隔韻則章首歸字卽如李說各與下文隔韻相協亦未始不  
可也

破斧

序云破斧美周公也白虎通義巡狩篇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  
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  
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  
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注云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  
四國是皇楊雄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斃昔在周公征于東

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袁濤塗其  
數矣夫法言蓋用公羊之義何休注言黜陟之時與白虎通義  
合後漢書班固傳奏記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  
曰奚爲而後已注引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西國怨曰何爲不來  
也南征北國怨曰何爲後我也此出荀子王制篇與公羊同皆  
先儒舊義然東征西征如孟子言湯事亦第大概言之非專以  
釋詩乃引詩爲證耳毛詩出於荀卿傳爲釋詩而作故必切合  
詩辭其於章首云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見周公東  
征乃因四國破毀禮義而正其罪大旨亦與言黜陟相近孫毓  
從毛駁鄭孔疏又從鄭駁孫然四國叛逆以破缺斧斨比其破  
毀禮義傳意固自正大鄭箋以破斧喻破毀周公缺斨喻損傷

成王則何以二章言缺錡三章言缺鉞喻周公者不變而喻成王者屢變歟箋不如傳明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傳隋登曰斧

段云七月正義引此傳有方登曰斨四字

稽古編

曰二者皆斧耳幽人用以取桑非兵器也集傳謂爲征伐所用殆不然承琪案嚴緝已有此說謂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鉞者然則破斧缺斨非爲戰也若以爲殺戮之多至於如此則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之亦疲敝甚矣與下文哀我人斯及叱嘉道休之意皆不相類總之斧斨錡鉞毛鄭祇以爲興本不必定屬軍中所用若謂經言東征不應別有取興則嚴氏云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所用爲多義亦近之四國是皇傳四國管蔡商奄也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

成王既伐淮夷遂踐奄皆東征時事故知四國是管蔡商奄不數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國謂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李氏毛詩集解曰書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孔傳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則是奄者遠於中國亦不得爲諸夏之國蓋淮本卽奄也王氏尙書後案曰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者霍叔罪輕不數又不數淮夷以淮夷與奄爲一也鄭注成王政序云奄在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夷旁據此則奄與淮夷固相連北魯東南境奄與淮夷皆附屬故說文邑部云郟國在魯在魯者非必卽是一處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卽奄國之地未可信書正義云成王先伐淮夷遂踐奄奄似遠于淮夷亦未可信也何氏古義曰集傳以四國爲



四方之國然書多方篇曰告爾四國多方既于四國之下復言多方則四國之非泛指四方明矣朱氏通義曰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奄爲四國之一明矣毛解與尙書合當從之承琪案逸周書作雝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其下云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然則當時東方之國畔者尙多周公所征不止管蔡商奄言四國者舉其重者耳

傳皇匡也正義曰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爲匡鄭箋又轉爲正段氏云此謂皇爲匡之假借承琪案爾雅皇匡竝有正義故皇又可訓匡古人於字義同者得轉相爲訓此類甚多不必以皇爲匡借呂記引董氏曰皇齊詩作匡賈公彥引以爲據考周

禮大司馬疏引詩四國是遑與今詩異與董氏所見疏本亦異  
卽古本齊詩作匡者亦是與毛義同字異非齊用正字毛用借  
字也

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說文錡鉏鉏也从金奇聲又鉏鉏鉏也  
从金御聲鉏鉏或从吾段注云齒部齟齬齒不相值也鉏鉏蓋  
亦器之能相抵拒錯摩者故廣韻以不相當釋鉏鉏鉏風又缺  
我錡蓋卽所謂鉏鉏者與承琪案段說是也考工記玉人大琮  
十有二寸射四寸注云射其外鉏牙疏云言其外八角鋒是則  
器之有鋒稜錯互謂之鉏牙鉏牙猶鉏鉏也

徐鍇注說文云  
鉏鉏猶犬牙也爾

雅釋樂注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亦取如齒不相值之  
意傳以錡爲鑿屬者高誘注淮南本經訓云鑿齒獸名齒長三

尺狀如鑿郭璞注海外南經亦同此云獸齒如鑿當亦取其鋒  
稜齟齬錡爲鉏鉏故曰鑿屬許與毛合也

四國是吡傳吡化也段氏曰此謂假借蓋以吡爲化之假借耳  
承琪案王風兔爰小雅無羊傳竝云吡動也說文吡字卽用此  
義吡訓化者乃動引申之義似非借吡爲化至釋文云吡又作  
訛郭注釋言訛化也引詩四國是訛此則以訛爲吡之假借耳  
又缺我鉢傳木屬曰鉢說文椽一曰鑿首段注云詩釋文引韓  
詩曰鉢鑿屬許蓋用韓說也鑿所以穿木也鑿首謂鑿柄鑿柄  
必以木爲之今木工尙然矣故字从木金部無鉢許所據詩然  
也承琪案器之以木爲者多矣要不得云木屬韓以鉢爲鑿屬  
毛以鉢爲木屬此師承各異然木屬二字殊不成語竊疑木爲

芟字之誤說文芟兩刃亩也从木竹象形宋魏曰芟也鈔芟或  
从亏方言亩宋魏之間謂之鐮芟鐮蓋古今字今人猶謂之鐮  
整釋名亩插也掘地起土也銖蓋亦起土之物故大雅捄之陌  
陌箋云捄捄也說文捄引取土也捄與銖皆從求得聲所以取  
土者謂之銖因而取土亦謂之捄管子輕重乙云一車必有一  
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銖一軻然後成爲車周禮鄉師注引  
司馬法云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賈疏  
云耜或解爲亩或解爲鋤鋤亩亦不殊然則司馬法之一耜或  
卽管子之一銖皆鋤亩之類故傳以銖爲芟屬歟

四國是適傳適固也箋云適斂也正義曰適訓爲聚亦堅固之  
義故爲固言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爲不安故易之釋詁

云適斂聚也彼適作摯音義同是適得爲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承琪案商頌百祿是適傳訓適聚也彼適說文引作摯此四國是適董氏引崔集注本亦作摯說文適迫也摯東也迫與束義略同堅固斂聚皆迫束引申之義箋申傳非易傳也

伐柯

序云伐柯美周公也幽譜正義云計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此曹魏博士見唐書元行沖傳非六朝張融以爲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承

琪案張說是也尙書大誥次金縢後其次不誤以後亦有倒亂  
鄭注書序作成王政云此伐淮夷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  
事其編篇於此未聞是鄭意亦以爲簡編失次矣正義又引王  
肅說以爲周公東征旣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又追刺成王之  
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其說非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傳柯斧柄也禮義者  
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案此及破  
斧傳皆以禮義爲國家之用則毛意二詩祇以美周公之禮教  
與序首句合序言刺朝廷之不知乃作詩者言外之意耳箋泥  
於言刺遂以伐柯用斧爲以類求類喻迎公當使賢者先往取  
妻用媒喻當使曉王與公意者又先往孫毓駿之當矣

孫評見  
正義

蘇氏詩傳曰伐柯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成王欲治國棄周公而不召亦不可得也此解頗合經傳之意易文言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古人多以夫婦爲君臣之喻若如集傳謂是東人欲見周公則豈得以取妻爲比乎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案此傳與中庸引詩義合又韓詩外傳云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備矣四者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諸己而已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是則毛韓之說略同蓋古義之僅存者此詩乃美周公能用禮義以人治人猶破斧云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也邊豆有踐正以禮治國之事箋以我覲之子文與九罭同遂以邊豆爲王迎周公有饗燕之禮殊

與伐柯取則詞意不相聯貫集傳更因取妻之文而以邊豆爲同牢之禮陋矣況昏禮所載夫席婦席饋舅姑皆有豆無邊安得云邊豆有踐邪

九罭

序云九罭美周公也何氏古義曰金縢子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孔穎達云國家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邊豆是也伐柯言以饗禮迎公九罭言以冕服迎公也周公關王室安危二詩斷當主周人幸公歸立說承琪案伐柯但美周公經中未見迎公之意此詩首尾皆言袞衣是欲王以上公之禮迎公也

九罭之魚鱗魴傳興也九罭綬罟小魚之網也鱗魴大魚也正



義曰王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箋云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鱗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爲喻耳承琪案此疏非是玩箋意是謂鱗魴大魚當以大網故言物各有器非小網大魚之謂意實與毛異也

歐陽本義云九罭之義以文理考之毛說爲是爾雅云緦罟謂之九罭者謬也當云緦罟謂之罭前儒解爲囊謂緦罟百囊網也然則網之有囊當有多有少罭之多少隨網之大小大綱百囊小網九囊九罭自爲小網則毛說得矣承琪案爾雅但云九罭其百囊之名郭璞自取時驗然緦罟卽數罟魚麗傳集注作緦罟定本卽作數罟爾雅緦罟專指九罭之罟不得以爲大綱

歐陽從毛固是以爾雅爲謬則非也說文無罟字古字當只作  
域文選西京賦布九罟注云罟與緘同蓋域緘皆有界畫之義  
網之界畫祇九其爲促目小網可知孔疏云以其縵促網目能  
得小魚不謂網身小此第泥於百囊之說耳其實旣是小魚之  
網卽網目網身皆當小也疏又言鱒魴非大魚不知此自對小  
網言之則爲大矣張衡賦布九罟揅鯤鯪九罟但取鯤鯪則以  
鱒魴處之當爲大魚御覽八百三十四引韓詩章句曰九罟取蝦蚩

也然則韓詩亦以九罟爲魚具之小者其取興當與毛同也

鴻飛遵渚傳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與鳧鷖之屬  
飛而循渚段氏云說文曰鴻者鴻鵠也鴻鵠卽黃鵠也黃鵠一

舉知山川之紆曲再舉知天地之圓方

見楚辭  
惜誓

最爲大鳥鄭箋

祇云鴻大鳥不言何鳥學者多云雁之大者夫鴻雁遵渚遵陸  
乃其常耳何以傳云鴻不宐循渚陸非鴻所宐止則鴻非大雁  
也正謂一舉千里之大鳥常集高山茂林之上不當循小洲之  
渚高平之陸也經傳鴻字有謂大雁者曲禮前有車騎則載飛  
鴻易鴻漸于磐是也有謂黃鵠者此詩是也單呼鵠系呼黃鵠  
鴻鵠黃言其色鴻之言唯言其大也小雅傳云大曰鴻小曰雁  
此因下言雁決上言大雁字當作唯假鴻爲之而今人遂失鴻  
本義承珙案段說是也陸疏云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  
長頸肉美如雁此亦以鴻鵠連言與說文合其云色白又與莊  
子天運篇鵠不日浴而白司馬相如賦弋白鵠皆合說文言黃  
鵠者疑歲久而黃耳史記索隱引尸子云鴻鵠之殼羽翼未全

而有四海之心則爲大鳥可知陸但云肉美如雁是亦不以鴻  
鵠與鴻雁爲一也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傳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箋云信誠也  
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畱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  
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畱也正義述傳云  
公未有所歸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  
信者言聖人不宜失其所也再宿於外猶以爲久故以近辭言  
之又述箋云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畱之辭故知此是告  
曉之辭既是告曉東人公既西歸不得遙信故易傳以信爲誠  
承琪案箋蓋因詩有二女字而爲此解耳其實傳云周公未得  
禮也與末章傳云無與公歸之道也若直指未迎周公時事竝

非既歸攝政後設爲追刺之辭故云鴻不宐遵渚稱公不宐居東也不宐居則公應歸矣而未有所也故猶於東信處耳公歸二字略逗無所猶孟子云無處於女猶言於東不必定與東人相爾汝也

公歸不復於汝信宿正義曰箋以爲避居則不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攝位久矣不得以不復位爲言也當訓復爲反王肅云未得所以反之道傳意或然承珙案毛傳竝未嘗以居東卽爲東征此孔疏之誤其引王肅訓復爲反蓋用小雅言歸斯復傳云復反也但訓反則公歸二字亦須讀斷謂公本應歸而不得所以反之道乃與上無所一例否則既曰歸又曰不反不可通矣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詩首尾兩言袞衣毛於袞衣繡裳傳云所以見周公也末章傳云無與公歸之道也二語正相應言袞衣固爲見公之服然周公以道事君者也使無所以迎之之道而徒以其服是以有此袞衣而終無與公歸之道能無使我心悲乎蓋卽首章袞衣之語又推進一層傳文雖簡質然讀無以之以爲與又於公歸增之道二字其意已明毛蓋謂是以二字緊承上二章公歸無所公歸不復來無所不復正言無與公歸之道故以是以二字直接言雖有其服而無其道也鄭箋以末章爲東人畱公之辭集傳則謂全詩皆東人語然二三章旣云於汝則必非出自東人之口卽末章亦不必爲東人之言也

狼跋

序云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正義曰傳言進退有難明四國流言爲進有難王不知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承琪案首章傳云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踏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此正與序一一相應自當專指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時事蓋其時疑謗忽起王室傾危二叔不咸沖人未悟周公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正跋前疐後之狀若如箋以畱爲太師當退有難於理不順亦與序不符抱朴子良規篇云周公之攝王位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此謂居東爲放逐固非然以狼跋屬流言則是也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傳跋躡寔踏也說文寔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叀者如叀馬之鼻从口

此字段氏補

此與牽同意詩曰載

寔其尾段注曰釋言云寔踏也豳風毛傳同足部躡踏也踏躡也以大學懍亦作懍推之則寔卽躡字音義皆同許不謂一字殊其義者依字形而爲之說也如許說則爾雅毛傳假寔爲躡足部引詩載躡其尾必三家詩之異也或同一毛詩而異字如同一周禮故書儀禮古文而或有異文承琪案正義引說文跋躡丁千反踏躡竹二反躡卽寔也此謂躡義同寔耳邶風願言則寔傳訓於此同蓋寔爲礙躡亦爲礙

列子說符其行足躡株陷注云躡礙也故

傳卽以踏訓寔三家詩或有作躡者毛詩當卽作寔不必爲躡

之假借也



公孫碩膚傳公孫成王也幽公之孫也碩大膚美也正義曰傳以小雅稱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幽公之孫也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成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鄭箋讀孫如公孫于齊之孫言周公能致太平乃孫遁辟此成功之大美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幽公又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承琪案古人質樸本不嫌以天子爲公孫鄭譜云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變風焉夫周之追王祇及大王王季大王以上皆稱先公幽風推本於后稷公劉則稱成王爲公孫正其宜也且商頌烈祖祀中宗而稱湯孫魯頌闕宮稱僖公爲周公之

孫其去湯與周公亦遠矣周公輔成王者美成王卽所以美周公也孫毓所評皆不當理

德音不瑕傳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承琪案泉水二

子乘舟皆言不瑕有害傳竝訓瑕爲遠箋竝易傳訓過此傳疑亦當作瑕遠也蓋以瑕爲遐之借

說文無瑕字大徐云古通作假

箋云不可疵

瑕者用瑕之本義亦易傳非申毛也小爾雅廣訓云公孫碩膚

德音不瑕道成王大業聲稱遠也此以公孫爲成王碩膚爲大

美毛傳皆與之合德音不瑕爲聲稱遠亦必古訓如是毛義不

應獨異但邶風之不瑕言不遠不與弗同此不瑕言瑕不爲發

聲與大雅不遐有佐同他如車攻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文王不

顯顯也不時時也毛傳最多此例